

湖南沅州府志卷之三十九

藝文中

黔陽縣

宋

饒公祠記

黔陽單銓

寶慶三年黔陽大夫饒公新廣學宮既成鶴山先生侍郎魏公發明大學誠意之旨而為之記眉山李肩吾為之書科院庾使董公名其堂曰敷教而大書之闢百年之荒榛發山川之奇觀諸生感泳德賜則相

沅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中

率於堂之東為祠以壽之祠成乃舉酒為公壽公曰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無學敝陋若是撤而新之令之職也諸君為是予未敢聞請辭有進於前者曰夫所謂循吏者亦為順人之欲而行之耳人得其欲則感之深感之深則愛之者亦深三代而上天下皆循吏也故當時上下相忘於廉恥忠厚之域然甘棠勿剪之思泮水難老之頌愛其人且惜其甘棠尊其人且欲其難老至後世則又為之法容貌而祠焉文政績而碣焉以至名氏其子孫如文翁之於蜀韓昌

中國農工銀行經理部藏

黎之於陽山或興學校或教耕織無非順人心而爲之故人之感者亦深也吾邑在夜郎西山川草木未嘗經騷人墨客題品士生其間非無秀拔者獨以師者鄙其遠陋而弗之教不然則區區於簿書獄訟而不知教間有志於是者則又未幾去而不及教故開邑百餘年人材竟未有聞於時雖其間有志於學而不見知而不悔者亦病於出無師入無友講習無地則黔人之欲孰有切於此今先生以精明強果之材起其廢而補其闕於是黔人之所欲一旦遂焉是其

有父師之恩於我矣則是福也姑以示人感之深而爲不忘之地焉耳公日子之言則然矣予之所期於諸君者則不止此也黔雖僻左不隔聲教矧今聖天子觀人文以化天下崇雅黜浮之詔海內誦之旣藏修游息有其地矣諸君其無負聖天子所以新美之意盡所以治心修身之道然後發而爲文則進足以利澤斯民窮亦不失爲一鄉之善士諸君勉焉而已否則視學校爲觀美之地方且相與談悅則非予所敢望也諸生乃相與前曰請事斯語退而命銓記之

銓竊聞懷安府君嘗建學於監利至宰長沙亦專以崇化興學爲事二邑之人至今歌永之蓋懷安受業於朱文公其爲政宜知所本今公可謂有光於前矣大抵公之爲政無非得之家傳廉以處己公以蒞事嚴以督奸至於經理一邑如家事繩然有條惟我公以家傳之學遡諸老之淵源而充人之則異時措諸事業豈獨黔陽之民受賜而已乎公諱敏學字遜之世爲昭武人紹定改元三月日記

重修縣治記

翁永年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三

縣吏之長曰令令長之治曰寺所以宣德意字吾民初無大小遐邇之間也黔陽秦黔中郡唐天寶初更名黔江五季叛亂不入叛圖國朝熙寧間五溪蠻平復置隸沅州官寺草創規模隘陋爲令者視爲荒僻之邦類不屑意然山川之傑特上壤之沃美物植之滋茂率頡頏湖左諸邑況風俗樸靜人士秀發陶染王化垂百五十餘年是亦中州清淑之氣所磅礴者寶慶元年春昭武饒侯敏學來以學爲政因俗行化民旣安之環睨治所廳宇隳落榱楹腐敗左支右

達於門廡乃喟然曰地雖褊百里號令之所從出
若是過者生慢於勢詘矣其何以臨吏民耶居數月
歲豐人和公家事簡究見利病鳩工庀材成謀自我
或仍其舊或撤而新鼓樓峻整門閤深嚴修廊繩直
易茨以瓦有庫有廩吏舍獄戶各有其所高明爽
一旦改觀闢東西爲兩燕室榜以雙絕絃歌侯復
惟社有壇壝學有宮室風化所關邑之先務社委郊
關之外無尺椽庇風雨卽邑治東置壇設主仍作齋
廳以奉祀事學雖屹立祠廟僅存自講堂齋廡至櫺

星悉力經營以勵士氣蓋侯平易近民是役之興用
其餘力毫髮無擾竹木材石無不樂與官爲市者乃
鳩餘材勅寶山書院爲士大夫往來游息之所復立
盞簪澄練兩亭爲迎送之地至於境內郵傳祠宇悉
更新之街衢亦甃以石縣圃榛翳已久鉏薙而疏理
之芟製有亭通村有徑松莊有廬卉木之嘉泉石之
勝胸中邱壑隨所高下而區以別焉松莊之後又建
祖倉規畫備具大抵不專爲遊觀設也闔明年冬成
暇日登覽其上顧而謂之費不侈力不勞而

功緒汔濟者固非強人以所不欲而遂我之所必欲
也是豈膠轕簿書期會者可與同日而語也紹定改
元夏五月記

昭烈王廟記

饒端學

昭烈廟者南嶽忠靖王行祠也寶慶初元夏四月端
學之母弟敏學來令此邑視事謁廟貌毀撓顧懼弗
稱威靈越三年疏理賦餘得緡錢倡邑民撤新之子
來努力不越時落成走書湘中屬紀事按朝奉大夫
方公師尹淳熙後記云昔官京口被旨賑濟淮陰因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五

讀棄指亭記始得王顛末王諱扞姓張唐天寶中家
滑之白馬任俠尚氣每出輒袖金椎安史之亂張巡
許遠保孤城抗祿山睢陽築臺募死士得南霽雲爲
將霽雲與王素厚善遂俱入睢乞師賀蘭進明進明
本無出師意且壯二士爲大饗張樂霽雲慷慨言曰
出睢陽時人不食彌月矣義不忍食縱食亦不下咽
今無以反命奈何請置一指以示信因拔刀斷指血
淋漓以示進明王感憤贖目裂背視進明亦斷一指
偕還射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還殺賊必

蘭此矢所以識也城陷王與霽雲巡遠皆死之又按
清湘志政和間賊潘宗巖犯沅州城危垂陷衆急走
禱宗巖縱火忽反風賊不能近俘又云聞若有人呼
外兵來援遂退却四十里州上其事特封靈佑侯端
學以爲忠義之士此心更千載如在爭光日月雖晦
蝕於一時而天實顯之有終不可得而逸者故王姓
名可逸於史三十六人之間而威德在人自不能忘
於沅水之上今攷忠義傳又載巡遠遣霽雲敗賊寧
陵別將二十有五而逸其姓名者亦四人益知山顛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六

水涯斷碑遺文有助史闕爲多端學旣記事復爲詩
題之石其辭曰唐侮厥德遂頽三綱徇戎逆謀爰起
漢陽錦綳蹙裂漏雨淋淋士夫厥角其孰敢當睢陽
孤壘以百當萬蔽遮江淮賊勢阻緩中丞倡義其下
答響霽雲乞師王實走往賀蘭不敵不肯出師雲與
王誓棄指示之矢沒浮圖精誠若斯異時破賊繼之
以死不滅賀蘭有如此矢史逸其事天顯其傳詩示
來世於千萬年

明

修普明寺記

保寧 楊正苾 黔陽 知府 孝廉

蓋聞法門不二守清淨以鎮三摩象教惟嚴重布施而崇六度均關釋典並耀桑門獨造為難兼工尤妙龍標山者吾黔鎮邑之勝地也孤巒直逼鷲峯四面均迴雉堞夜郎西去楊花咏自青蓮大家東征竹筭歌從工部古賢贊頌邑史昭垂自梁隋作邑以命名暨宋代因山而立刹迨入

國朝旋更興廢苗訂於正統己巳而焰燼無遺工續於成化壬辰而琳宮再葺紺殿倚孤岑而獨登禪房環

沈州府志

卷之九

藝文中

七

左側以旁羅城邑巨觀山川勝概顧歷年既久古制漸湮鼠牙雀角頻肆侵陵凌雨震風更增剝落蓮臺無恙而金碧漸至銷沉龍藏空存而埃壒侵為漫漶矧山房丈室各營構以增新獨寶殿香壇日蕭疎而就廢金僊疇倚緇衆同嗟高足素雲姓蔣氏名仁繪胸填貝葉舌吐蓮花永夜繙經依稀點石清壇演法彷彿雨花紅塵久隔山樊素業直闕彼岸睠思淨土銳意莊嚴罔干善信之檀施獨結人天之勝果裹蹄廣設鳩僦惟勤雖虹梁鰲柱舊貫堪仍而碧瓦朱甍

新規頓飭繫甕以崇垣墉遴材而繕庭屏映日牕櫺
曄然流赭凌風榱棟偉矣蜚虹玉毫肉髻聯寶蓋以
陸離勝鬘香花掩金幢而璀璨太士之塔堦益闢應
眞之色相增妍且也側開斗室式演跏趺更簡沙彌
專供洒掃經制靡缺規模一新信法界之偉觀儼雙
林之再造矣夫馬鳴龍樹善持正法而精舍無聞掬
水翻金大闢叢林而面壁未著若素雲者守空淨則
翛然苾芻葺空宇則居然檀越道法兩證性行雙修
儲積累無遺纖悉盡除有漏之因迨功行遍滿三千

便訂無生之理萬緣屏息四衆皈依宜勒貞珉用志
不朽辭曰天造龍標奠鎮邑土空王臺殿照耀前籙
金粟寶坊踐更百六增修鼎革法流是屬矯矯白足
氣茂三明上方未葺營精靡寧穢彼阿堵藐若微塵
殫金飭工美矣奐輪彼都人士匪惜涓滴未損錢刀
未捐庾粒愛莫助之坐觀底績梅檀梵唄欽崇靡斁
布金勝事聚沙宿因以慧修慧從明入明闢此淨界
廣度迷津刊石圖徽永鎮山門崇正乙亥歲戊子月

書院記

按察使林俊莆田進士

黔令饒敏學建陽高弟也載道而南出師說以迪黔人而書院作焉世易院亦以圯成化間邑令江東陳公綱得仆碑土中擬復之亂流漂木適與期會遂大建於赤寶山下堂其後祀饒又得饒所撰唐義士張扞碑乃並祀扞公倅長沙憂去去竟逝黔追思公移故書院城東隅拜俎豆焉嗚呼爲饒亦爲公也饒不薄黔人示之學公又不薄黔人申之學黔之德公多矣孰謂果以遠以去遺哉記道黔公偶疾以亟父老

沅州府志

卷之三

藝文中

九

倉皇言吾俗健尹以柔教化民無業闢磽田投之而薄其人以備荒江岸圯公給舟與糗令無食者致礫以隄歲彌千餘丈民家事亦質自堂取枉直以去言已而咽予曰古之遺愛哉爲往跡公而愈比視留臺聞家以落惟沂乎賢今侍講君也旣又聞長沙有善政民祀之未知有黔祀也昔房彥謙令長葛有惠化改司馬郃州人爲立碑宋登歿社祀汝陰號曰神父公去而碑歿而祀敝請改加飭焉是可以知政矣顧憲伯璘紀白下鄉正公預焉是不獨信於黔鄉之論

又自有公矣記書院拜紀公蹟所以著德民之始終也嘉靖乙酉冬仲日記

宋忠節公傳

鄞縣張邦奇進士

公諱以方字義卿別號西溪先本廬陵裔七世祖諱賢可仕元沅州路通判因家黔陽之安江子繼祖入國朝隸尺籍徙靖州衛生仕良是爲高祖曾祖文勝祖誠皆不仕父珙贈戶部主事至攝司篆閱後湖圖籍尋權新河稅立法釐弊有冒焚者置之法時逆瑾用事怙勢求脫部侍郎欲貫之公對曰寧免官歸敢

沅州府志

卷之五

藝文中

十

廢法乎諸璫銜之以他事搜捕胥隸胥恐不往曰無憂也我當以公道白之璫竟屈服歷陞山東司郎中出守江西瑞州府瑞古靖州也公始下第嘗泊舟鄱陽湖口夜夢吏持檄授曰帝命汝守靖州應曰吾鄉士也辭去復來曰非命汝作靖州守命汝靖州作城隍也寤不可解者二十年至是閱郡沿革志知爲靖州而城隍之說幻不可曉時寧庶人宸濠蓄異謀公廉得反狀恐變作無恃以贖金易粟度可爲戰守計增募民兵三千人日爲訓練以備不虞凡濠有事於

瑞厲民者一切峻拒之先是濠以非法中人當道檄南昌推官會按其事公爲平反按者數諷附之斥曰吾肯殺人以媚人耶益見忤濠甚令撫鎮劾公逮問公行父老遮曰公素與濠左濠固以是阱公公其以死行乎曰君命也敢不往封疆之臣死於封疆久自許矣到處青山可埋骨也遂往中途召屬吏手書與之訣比至遂下獄明日濠突稱兵反入南昌破獄執械繫隨行呵令從反公慷慨應曰吾有死耳制之益固舟至彭蠡望康郎山曰吾得死所矣遂奮罵投水

沅州府志

卷之三

藝文序

十一

中復爲後舟賊兵鉤戟上船詰旦濠令儀賓張杲領賊林十一者到船執公首方出戶刃卽加頸首方附肩復據戶限以斷之遂遇害焉年四十四或曰城隍之夢今應矣其孤崇學崇簡聞艱奔赴沿江號泣求遺骸不得乃斂衣冠齒髮以歸瑞人胡少參謂公忠烈不可無表見請於直指唐公上其事行江西覈實巡撫陳公洪謨具奏嘉靖五年命贈光祿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賜祠額旌忠祀之南昌靖州守亦以公忠節大義可風鄉開立祠於鶴山之陽

雙江危公傳

大理高對
進士

公名嶽字繼申別號雙江先世河南開封之祥符人也始祖方伯元延祐間舉以鄉典沅州教事任滿值兵亂乃家於黔浙溪旣而徙大江甕城居焉方伯生均章均章生勝宗入版圖遂爲黔民勝宗生思銘宣德間以太學生卒業思銘生守信號靜齋浙慈溪教諭言行可師至今人稱之子六仲德號龍潭江西建昌府推官遷判瑞州府以廉吏聞娶蔣氏生三子長卽公也生而穎出不羣及壯器量宏深資度粹穆旣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三

綜七經又精羣經鈎深極奧窮覽元妙尤專於左氏春秋其爲文也精切簡嚴發於性根於理彬彬乎其成章蚤得安福尹石潭氏爲之師問學有淵源因龍潭往南城復遊夏東洲之門學益純邃屢試弗遇絕無愠色蓋不以科舉之學自累也嘉靖壬午當歲貢遊南雍得盡友天下士學行益修文名益著大司成甘泉湛公雅器重之中戊子應天試舉己丑中羅洪先榜進士觀政戶部初授江西吉安府推官涖吉之初精練如素宦仁以雪冤果以振滯知以照奸廉以

激俗合九邑之民皆愛如父母敬如神明撫綏交薦之維時安福苦於田賦不均細民病之屢疏於朝下廷議丈量羣臣莫敢任其事當道知公秉直持法弗避弗阿專檄委之公惟以均平爲己任而弗恤其他乃以蹈弊之常刑儆於庶民乃以同胞之仁心訓於庶士乃以垂成之克艱告於僚友衆皆翕然從之於是分野布令陳教定則夜以繼日陟岩壑冒風雨躬親督覈之厥功告成適行取檄至未赴而公病且劇遂卒於官夫體國恤民以死勤事其賢矣哉公事二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三

親以孝待庶弟以友其於宗族鄉黨恂恂如也遠方之士從學者甚衆公皆有以造就之其與人也一介不苟取每以廩之餘贍鄉鄰之老而空乏者爲諸生卽見重於提學霞山萊公每川張公及登第筮仕更無榮肥之念其孝友廉節之大有如此者使天假之年而竟所蘊焉其功業名位詎可量哉惜乎天厚其鍾而復奪之速也

國朝

新修鐘樓記

貴州湄潭縣令 向文煥 黔陽孝廉

雪舫和尚重修鐘樓太守盧公軍府林公暨二縣之
大夫樂其年穀之豐而勤爾工作適際乎此時也可
不勞而集事咸出金佐之黃子于元以其事語蔣子
義生義生喟然曰斯樓吾先世與有力焉其間修而
壞壞而復修歷數傳而子若孫克繼之迄於今蓋瓦
構櫨之堅固者采椽藻梲之赤白鮮麗者皆腐黑而
撓傾不有以補葺之非先世所望於後人非後人所
以承先志也我安能辭其責哉於是毅然任之以告
諸族人及其親戚交遊乃遂訖厥工余聞而嘆曰今

沅州府志

卷之三

藝文中

古

人席先世之緒餘擁貲巨萬守其廬世其土田而能
不敗壞者十不得一焉席先世之緒餘擁貲巨萬守
其廬世其土田而能不忍其弟兄之饑寒周其所識
之窮乏者百不得一焉且夫事在數年以前可忘則
忘之矣在數十年以前可忘則更忘之矣矧其在數
世以前而不忘若昨日事則又百不得一焉若義生
能讀先人之書守先人之業而又出其貨財百里重
妍而來修舉廢墜以無忘先世功義生蓋有三善焉
承先志孝也輕貨財義也樂爲善仁也一舉而三善

備太守諸公咸樂斯樓之有成也乃屬余記之時康熙十一年秋八月也

修碧泉菴記

向文煥

吾龍標多佳山水凡前人疏剔而得者皆靈奇絕特然或遠在窮崖人跡罕到而境連城郭阡陌交通則惟清水塘勝塘方盈畝淵靜澄徹朱鱗金鰭出沒其間蝦蚌蟹螯鱖鯨之屬水族之衆不可勝紀古栢青桐蒼藤樛幹覆蔭崖上夏則清涼冬則溫煥水之利歲旱灌千畝不見其竭霖雨經旬不見其盈水之中

沅州府志

卷之三

藝文中

五

石骨粼粼巖穴窅冥莫知底止疑有蛟龍靈怪之物潛伏其下昔人建真武殿塑像與龜蛇鎮之官亭驛路野店花村茶肆酒帘居然山市平時冠蓋遊屐相望不絕上官貴客車馬經臨邑宰張筵多宴於此三十四十年間滄桑屢變雕甍畫監傾圮零落綠水青苔無復酒樓歌館矣夫盛衰相倚否泰相尋年來劫運漸回烽火不驚耕桑如故學佛人某乞余文募而新之稍易殿制制甚狹殿以內僅餘禮拜之地有僧明世者父子學佛人也拓其前作小閣以奉韋馱尊者

週以垣開闔於左易卑隘而爲崇闕去雕飾而尙樸
素數十年荒翳之區殿廡垣墉嶄然一新荆莽叢穢
剗削芟除一泓清淺咫尺金湯山市花村風景仍舊
坐茂樹之清陰濯漣漪之芳潔易有之君子尙消息
盈虛天行也亨屯濟蹇卽以是挽回氣運奚不可也
工旣畢僧請記之遂書於石

書廟記後

邑令張扶翼
霍邱選拔

余修龍標邑志括金石遺文於東門外演武場榛莽
中得小石碑一拂拭久之漸有字可辨摸出則宋饒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六

公端學所撰昭烈王唐義士張扞碑也引棄指亭記
著王逸事甚詳余讀而歎曰唐天寶祿山之亂史載
張巡許遠保孤城抗強賊援絕城陷與南霽雲雷萬
春三十六人俱死之而不著王姓名按巡遠拒賊睢
陽時築臺募死士王與霽雲俱入睢爲將霽雲乞師
賀蘭進明王與之俱進明無出師意霽雲嚙一指留
示信王瞋目裂眦視進明拔刃亦斷一指去射矢著
浮圖上半箭口必滅賀蘭史亦不載其事城陷王與
霽雲巡遠俱死而史獨載巡遠南雷名夫死義何事

也人而著之其亦可矣死者三十六人而逸者並王
且三十四人然則史又安可盡信耶當王與霽雲俱
將於睢巡遣霽雲敗賊寧陵別將二十有五逸其名
者四人王與霽雲素厚善其出入豈殺賊寧陵而王
不與之俱耶史又獨逸王名然則名之傳不傳亦獨
有不幸也夫志士不苟生以害義不畏死以滅名至
身死而名不彰當日之天下事可知已若史又其甚
焉者也獨是王之名逸於唐而顯於宋隱於睢陽而
著於沅黔王之靈豈亦有終不可磨滅者存耶是又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七

三十三人之不幸而王之幸也黔邑人之廟祀王亦
不知自何時始其祀在南嶽者爲忠靖王在沅又爲
靈佑侯而黔之廟則仍昭烈之舊嗟乎王之靈誠有
不可磨滅者矣王之名雖逸於唐之史猶幸著於沅
黔之乘而所謂三十三人者世卒莫得而傳之然則
烈士徇名身滅而名沒不彰者豈獨王也哉又豈獨
三十三人也哉信乎山陬水湄之間斷碣遺文有裨
史闕爲多也康熙六年丁未六月日記

懷德祠碑記

向文煥

三代而下吏治號循良無如兩漢其時如龔黃卓魯
治行卓越天子爲之十行勞勉甚或不次遷擢有人
爲三公賜爵關內侯者而當時之民涵濡於恢恢墨
墨之化亦且父母而尸祝之史冊所傳倚歟盛已後
世治不逮古上所求於守若令者非必以勸課農桑
興行教化爲先務而守若令所以奉乎上者簿書期
會之外無餘事又或緣飾具文自以爲工蒞官之日
猶思塗民耳目釣取聲譽久之則不過肥身而已潤
囊篋媚上營陞遷而已求其循分自盡無虧職守者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六

亦綦難矣況以郡丞之尊借寇下邑而能視官事如
家事視鄰民如吾民自非仁心爲質動合自然如古
循吏未易語此若我史老祖臺真其人也公以名家
世胄由縣令歷官永州司馬嘉謨嘉猷時能襄守所
不逮及攝道州期月賢名籍甚以故羔羊素絲之風
聲聞沅湘間大中丞欽其卓越之才廉能之守而以
湖南九郡之刑名專輿之會吾邑宰以憂去檄公兼
攝公叱馭就道甫下車問民疾苦不啻痼瘵乃身凡
一切利於民者力行之病於民者力去之肩其責於

躬不俟郵聞而申請也數日後周覽城垣覩雉堞傾
圯喟然曰予職在是敢憚勤勞於是出囊中金屬孝
廉梁學博召匠鳩工凡三越月數里之城煥然改觀
而尊經閣玉皇閣關聖祠城隍廟名宦鄉賢祠因時
並舉咄嗟而辦不用民間一絲一粟嗚呼公之用心
何其至也夫士君子讀書服古未嘗不心慕往喆志
期康濟及一行作吏而廉潔著聲實心實政幾人哉
況乎代庖則直以爲五日京兆耳其視吾民之休戚
不啻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孰肯以數月寓公同於秋

沅州府志

卷之五

藝文中

九

燕而舍肥身家營陞遷之計爲鄰封修城郭舉廢墜
區區博此寒不可衣饑不可食之虛譽也哉公蓋自
盡其心以不負大中丞之知遇爾矣至於徵輪完欠
功令甚嚴公惟溫言勸勉使之家喻戶曉不忍以催
科之故輕笞一人而吾民感公之德各有平旦豈忍
逋負爲公賢名之果哉嗚呼如公者求之古循良未
可易得況其在近今之世乎士若民所爲鑠衷鑄骨
感慨歎歎而不能不庚桑世祝者也於是塑公像祠
而祀之新令來公旋車言邁矣士若民拔轅臥轍執

香擁道者不知凡幾矣文煥山澤遺老扶杖從與人
後拜送江于扁舟長往士民再覩無由爰勒瑣珉以
志甘樂之愛云

關帝廟碑記

同文煥

世謂關夫子樊之戰于禁七軍皆沒操議徙許都以
避其銳而孫權乃更違盟襲取荊州以此惜夫子之
功業不訖焉夫匿兵爲商賈行鼠竊快意與無名之
師失同仇之義曰蒙小人舞智何足道哉朱子曰學
者但知曹操爲漢賊不知孫權爲漢賊也先主纔整

沅州府志

卷之五

藝文中

三

頓得起時便與壞倒故夫子之拒婚誠有見夫孫權
果漢賊也當日武侯所以畧其情釁者求犄角之援
也嘗有言曰昔孝文卑辭外邦先帝優與吳盟皆應
權通變宏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忿者也若就其不動
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
此之爲刺亦已深矣此非不知權爲漢賊也志在先
魏姑且緩之無分我北伐之勢也論者惜其功業不
就遂歸咎先主孔明雖然此亦有數存焉耳吳魏之
不敵也明矣當于禁就擒龐德授首之日曹操且攝

其威至徙都以避呂蒙小人何能爲哉故曰有數存也即使功業得就有時亦盡孰與扶綱常植名教浩然之氣塞天地而獨存者乎夫功可以震人主而不能得匹夫匹婦之心得當世匹夫匹婦之心而不能得天下後世匹夫匹婦之心若夫子者歷晉宋齊梁以迄於今數千年聖君賢相下而至於武夫悍卒與夫閭巷之人莫不尊之親之也者豈非浩然之氣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泯者哉昔林將軍作廟於迎薰門以奉夫子像廟貌崔巍二十餘年不改其舊偶民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三

居災廟之坊燬遂無以肅瞻視而莊巖疆議新之又不欲侈前人易坊以門麗而不靡崇隆而可觀工旣訖功廟僧乞余記之程工次第余可不必書惟約畧夫子當年情事有數存焉者使後之君子覽之而生其愾慕焉

城隍廟記

張扶翼

黔邑城隍廟在縣治之東文廟之西自宏治年間吳令重修後逮今二百餘年矣傾頽莫支余下車口俯仰瞻視之餘愆焉心惻者久之顧其民瘡痍未起遽

起而役之未信而勞余之所不敢出也逾年後幸再
有秋乃命鄉老董三爵率里民更新之其制一循夫
舊而門堂廊廡則較增於前嗟夫是亦足以妥我明
神矣工成因記其畧如此康熙二年十月日記

修三忠祠記

張扶翼

邑城之北祠曰三忠蓋邑之人士作以祀夫三閭大
夫伏波伏魔者也廟之作不知始於何時而相繼以
興則代有修舉故兵燹載罹而廟得不毀余觀前此
之所以作與後此之所以修而嘆斯民之仁且義也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三

夫當世之所尊而祀者惟貴神與要神耳其意皆將
有求於貴與要者也而三閭之懷芳抱潔而以讒放
伏波佐起中興而以謗疑伏魔扶將墜之緒賊視吳
魏而大業不終其中情皆有所抑鬱而就死當時之
人皆知惜之然神豈嘗有及於人而人亦豈嘗有幾
於神也而三閭之祠徧於沅湘伏波食報五溪伏魔
之祀徧及中外而尤盛於吳魏嗚呼可謂隆矣然未
有合而祀者合而祀之目爲三忠則惟黔邑有之夫
黔邑何以獨得祀此三忠也此黔民之志也余嘗訪

之故老黔爲秦黔中地自三閭之議沮於上官懷王
客死楚遂日以不支三閭死不數傳楚折而入於秦
夫信而見疑忠而被謗此其志足哀也已伏波佐光
武成大業自以爲未足也征交趾平五溪紀功銅柱
何其烈歟乃明珠苴蕙毀謗興焉顧伏波以丈夫當
馬草裹尸死邊疆推其志不有其身何愛於寶烈士
徇名身死良可悲矣若伏魔之遇先主君臣無間遠
邁屈馬二公之所遭逢而大業未就身死於賊其爲
齎志而沒三公先後如一日也黔之人皆悲之思之

沅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中

三

久而不忘於其祠也先後作新如一日此其志豈嘗
須臾忘神哉豈嘗須臾求神哉仁不遺遠義以作忠
黔之人亦猶直道而行耳余於是而益嘆斯民之仁
且義也祠之址縣北城之陰漁水之涘繼而修者北
城士民向廷龍等其落成則康熙丙午正月也黔之
俗覲巫歌以降神翼因亦作以貽之俾永祀焉歌曰
漁之水兮深不可測都人士之心兮於何其極天日
離離兮白石粼粼君子秉心兮在幽以貞以金則穢
兮懷此芳草春水瀾瀾兮明月常皎載雲旂兮相邀

以遊干胥樂兮萬歲千秋

鼓樓記

張扶翼

邑治舊有鼓樓創自宏治年間規模宏壯巍然爲一
邑觀歲久傾頽舊制堂向子午門兼癸丁審曲面勢
向背殊宜予蒞治之初卽欲撤而更新之顧其年三
應王師供億浩煩又邑衝水陸官民俱疲何暇及
此今年秋田木告登民氣漸甦廼得聚里民而謀之
咸曰新之便因命匠鳩工出余俸以購物材經營規
度審正方面赤寶爲屏江流如帶重門洞開如見我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詩

心是役也經始於癸卯秋九月之朔落成於乙巳之
仲冬凡三年而後畢詩曰經始勿亟蓋慎之也

游蟠龍山記

向文煥

己酉暮秋向子亦菴將游蟠龍與廖子長公黃子子
鉉向子復旦吉水歐陽孝先出安遠門始命舟王子
武臣從後至遂與諸游人會於岸次旣登舟自澗水
渡龍陽洲溯渠江舟行步步望山甕城綠岸竅石嵌
空水激有聲乃涉淺瀨達岸舍舟穿徑入平疇數百
畝阡陌交通緣緝路行數百步畧不經意田盡山漸

合壁皆赤色額曰天台進步緣溪行溪中一石截流而峙王子指曰石中空旁入可容數人舍之不顧折而人渡石砌砌下隙處髣髴若水門王子曰是李灣潭先生渡仙橋水失故道橋遂埋石磴磷磷梯而上茅舍數椽籬外垂楊裊裊爲王子莊游人小憇出故道踰峻阪王子在前遙呼衆愕然乃從莊後出徑其前也諸游人岸幘躋磴道數百尺遙見石洞間薜蘿倒挂王子曰洞中有石牀壁間字皆篆籀荒徑雲封不可往遂不往渡危嶺小憇復梯磴數百尺杉松寒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三

覆細磴曲折清涼沁人肌骨去真武殿僅咫尺路不欲卽至故紆以幻之諸游人憇樹下有頃蟻行歷曲磴一僧貌甚癯補衲石上橘柚離離遂造殿游人先後至小憇人後閣閣奉佛半在巖下氣陰森坐久淡入思慮石壁有詩點畫斷缺不可讀遂出步檐石壁嶙峋百尋色赤甚仰見呂祖像立石龕龕架空垂壁外若將飛去游人欲上斗絕不可攀然必欲從他道窮之右壁鐫張容園先生詩讀畢渡危橋過補衲石左穿修竹巖下丹竈石牀王子曰明懷宗時宦者年

七十祝髮坐石牀三年無履跡將亂辭去莫知所終
出折下曲磴旁得石徑畧之傍林轉小徑路如帶細
草青青復得磴道舍之取徑看泉泉之名曰杜香上
多杜蘅芳草也掬飲寒香沁骨泉旁細花紅白數點
山半有岩湧出向空游人爭欲往王子止之返嚮所
舍磴道躡而登不盡百級而憇人各據一磴有頃陟
嶺嶺窮磴亦窮西瞰金斗山若在足底潭水淵然可
掬南遶山後或降或升遂至絕頂一石如車輪苔蘚
斑駁去山根萬尺目眩心悸孝先立石上瞰之無論

沅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中

美

城闌煙火千家大角紫霄皆在指顧兩江水如白氣
一縷近頰阡陌屋舍儼然身在秋色中萬山爭以秋
色獻頌之雲自谷中出微風蕩之片片飄忽樹間向
子歡然曰秋山宜淡霜林黃葉正須白雲點綴乃返
磴窮處諸子盟曰必踞蟠龍岩始快遂踴躍披榛往
踰小峯草樹蒼鬱松徑滑履不能著搜奇良苦矣乃
猿引穿松徑入石坂荒寂有龕垂垂將墜王子曰是
嚮所仰呂祖像也衆喜甚出不意乃大呼噪逼前下
瞰心魂肅肅昔亭其上今破瓦斷椽無存者游人憑

弔久之去數武遂得蟠龍岩石龍蜿蜒有鏡鑿痕上
有亭亦廢至此游人意頗足向子曰向所畧石徑當
一往以了此游諸子許之於是返石徑臨塹谷危甚
蟻而渡足所著處目卽注之竇間積泉落葉如游魚
屏息不得轉眸旣渡得平山上可結茅齋數楹隙處
多香餌草香特異復旦拔數百本命從人肩之再返
復閣足與心目俱勞遂命觴久之謀歸便覓向路王
子邀入莊設雞黍蔬果雜陳廖子縱飲諸子懼舟危
飲不欲多辭出返山口牧童四五折樹枝成屋拾敗
葉以代陶瓦至江岸將暝乃返棹渠水流急向所望
竅石目不暇接徐棹入灘水回望山際暝色黯淡不
能辨是日意各有餘黃子訂再游許之

赤寶山記

向文煥

自黔江渡南岸循江而下數百步得梅花徑去徑碧
梯數武怪石怒起若獅象搏立爲梅花塢緣徑附石
盡梅花直上數百尺爲第一峯俯江峭削畹蓀桃杏
芙蓉海棠芳草梨花皆緣壁下上上稍平則紫竹黃
相菌桂栝栢之屬參差秀鬱踰坂數折爲螺山蘼蕪

陰翳頂如青螺稍紆之爲琳宮廢址蒼烟杳靄有黯
淡色緣徑行得斗山狀如覆斗又面西與金斗相望
山後爲平臺自第一峯徑路峻折至此氣象稍舒則
下畧東爲翠雲坪爲翠雲峯修竹美箭空翠森秀而
斷雲棲之其下深窈杳冥爲琴澗澗水曲屈達於江
聲泠泠然可聽由翠雲坪渡風香嶺青楓烏柏疎落
可數細草雜樹皆能花蜿蜒而登得小徑藤蘿覆結
如亭亭之名曰翠微其下多薇蕨青翠可茹稍曲而
東折而西上紆餘千尺天風冥冥始達白雲峯也峯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天

勢峻絕衆鳥飛鳴其下俯視白雲去來空際上平舒
可五六尺其前如盤谷窈窕盤紆樹色青蔥昔有鶴
巢其巔時時引衆子迴翔其上背負大壑深可二千
尺下多良田美樹壑中時作江濤聲渡危嶺而西稍
低爲香藤峯古藤覆徑花時能香也爲蘿月峯夜月
蘿逕疎疎也又西跌爲嵐峯芳草薜蘿烟嵐疊翠也
又西折則境絕矣自嵐峯鵲落而東曰迴峯謂香藤
蘿月嵐峯皆迤邐而西北獨東也與第一峯近若接
襟帶回望白雲峯恍然天際自白雲峯東下逶迤而

北爲峯五曰觀瀾峯東觀獅水迴瀾千折也曰芙蓉
峯峯勢秀如芙蓉也巖前而奔曰待月峯曰先月峯
北臨大江而東則月先之前旣得月而次則畧待之
間四峯而低其中曰乳峯峯微起如乳也五峯都無
樹木惟芳草鮮美耳山之峯十二得小山二徑一塢
一廢址一臺一坪一澗一嶺一亭一谷一大壑一而
十二峯之勝唯白雲領其要焉勢爲之也山之勝宜
春夏幽芳繁陰杜宇黃鸝也宜秋紅葉瀟瀟白實離
離也又宜冬梅花曉蓀刻露清芳也登山而遊宜雪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无

又宜月雪則極目千里乾坤一氣月則四顧寂寥萬
山盡碧長空無垠江流有聲也二者月較幽山勢儼
然面城郭邑侯霍邱張公愛其氣嚴而體舒增植花
卉爲堂於署之西偏望之名其堂曰望山云

赤寶山種花約

張扶翼

赤寶在邑南面大江出其麓相傳太平時都人士以
時遊陟其上爲邑之勝久矣顧山無卉木華茂之觀
才人文士無所發其懽感於咏歌唱歎之間以故多
亦不往今天下無事余在茲邑七年與民休息遂得

優游簿書之間偕其縉紳先生父老子弟從容燕語
余性既不喜多爲教令以煩苦諸父老而民亦以犯
吾令爲大恥故數年之內民漸以和今而後余或者
得與士大夫仰焉看山俯焉濯泉以相樂也念自有
茲山以來濯濯而童無雜草惡木以陰翳其上下意
者或有待於斯乎茲與諸君子約雨水節前宜樹桃
李梅楓諸卉余與諸先生各登植十本父老率其子
弟與城內外居民植各十本里之民卒藝昔石曼卿
判海州山嶺高峻人路不通卉木全無曼卿使人以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三

泥裏桃核爲彈拋擲嶺上一二歲間花發滿山爛如
錦繡又子瞻刺杭時沿湖盡植桃柳至今堤以蘇名
昔賢風流不遠余不敢希踪前人然爲邑之大夫士
庶謀邑之大夫士庶自爲謀似均不可不出乎此也
異日者梅桃春紅楓柏冬赤錦綺爛熳光照流水邑
之士大夫仰焉俯焉以游以休未必非佳話也余請
荷鋤以從

修三門城樓記

張扶翼

邑城之展拓舊築通甃以石也則自成化壬辰都御

史吳公琛始也相繼構樓五門則自隆慶五年縣令劉公輔牟公衡始也撤串屋設露陣爲女牆者四百丈有奇則自萬歷四十六年縣令韓公冲斗始也自有石城以來至撤串屋設女牆相繼百有餘年矣城乃完自成化壬辰至於今日遠者且數百年近者數十年爲太平無事之日長且久矣又加之兵燹十餘稔今夫舊家世族善其寶器而藏之也什襲重扃之久之不視或至敝壞而不可用况狐鼠之所窟藏風

所飄搖者耶歲久不治宜其敝也余視石城計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三

周五里自西門之西而北自北門之北而東石崩以圯雉堞以平巍然存者止迎薰宣化二門耳寅賓安遠拱宸三樓則已廢夫綢繆桑土貴其豫也貴其完也苟不敢恃在陋小而無虞心又孰爲可緩之工哉顧事有漸則民不擾蓋民可與觀成者也且牆之缺者余於元年之日爲之樹木柵塞間罅備絕他虞矣城樓爲邑之觀鳩工不可以緩黔邑之舊凡諸徭役悉以丁糧爲準邑小差繁里民勢不能獨任也計庸慮材賦丈屬役以准其徭役之數擇能而授之民不

知役而王已竣夫土木之功亦大難矣茲何其易歟
蓋山有木工則度之久矣惟輓與石塊垣斷壁皆是
也小以自用其力之所可致而大之可以免於迫呼
之擾宜其不謀而趨也嗣是而於石城之圯者雉堞
之缺者亦將倣而完之以固金湯之勢今而後說禮
樂而敦詩書內爲衛而外修備其亦可以保我子孫
黎民矣詩曰今此下民莫敢侮予此之謂也夫康熙
四年八月日記

重建東嶽廟募序

向文煥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三

余自第亡後孤幼滿前而少姪松齡復多病因拜東
寺僧古清爲師謂託其名於空門仗諸佛慈悲哀憫
幼孤而解厄益算也禮佛罷古清延方丈啜茗閒話
忽老僧持此冊向前作禮余同學瞿子信唐子讓危
算之皆在坐識其爲東嶽廟住持聞之東嶽註生老
僧無心而作緣豈予姪益算之徵耶夫天下有情之
事恆在兩不相意之中予爲益算謀而註生之籍不
期而自至老僧爲衣食謀安知黃金布地香飯寶衣
豈無不期而自至者乎則隨心所願我知其必有合

者凡諸布施之解厄益算若燭照數計而龜卜矣諸
同學是余言因書於冊以告夫布施者

黃述臣修虎頭菴記

向文煥

邑處潯水渠江之會山與水兼有其勝潯水自北循
西而南匯渠水又南合櫛水爲赤寶潭城郭週回襟
帶長江不盡江者城東一隅而虎頭山西向來朝邑
之勝水遂不得專也而閣而菴以壯之學士大夫佳
時令節觴咏於其間播之詩歌紀之載籍亦樂其形
勝也三十年來雲壑荒涼山阿寂寥昔之丹楹刻桷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三

夜月曉鐘不知消歸何所黃君述臣儒者不樂浮屠
言浮屠師獨拙習浮屠言不以其說干黃君唯以名
山蕪沒動其好義之心於是黃君新其舊菴闢荆棘
於頽垣斷塹之中雖堂廡數椽非嚮之丹楹刻桷而
城闔繡錯敦古處一誦先王風景依然如舊可以瞻
望而樂之也夫山爲一邦形勝締造之功歸於一人
不已隘乎况獨爲君子賢者恥之今欲分其好義之
樂名譽之美與邦之人共之其用心可謂有道者與
其謙而益光者與夫事成而不居其功好義而不有

其名雖在往昔猶將敬而慕之况吾身親見者乎若獨拙者與習浮屠人行徑又別矣是爲記

募修歸化寺序

向文煥

吾龍標有名刹三歸化其一也溯黔江而上在渠水之涘余雖知其名勝然挽舟逆水故無事不得易至焉甲辰仲夏邑大夫張公循行郊甸過其處予亦適至大夫捐之餘則志在山水停車而往余因得同造焉而觀所謂歸化寺者迄今猶憶其遠岫清江可以瞻眺細草平蕪可以枕藉也今年花朝寺僧某持

沅州府志

卷六 藝文中

書

勸公書來余序且言曰寺之建始於宋熙寧間易姓改氏多歷年所其間興廢不常而代有修焉今舊殿僅存週舍迴廊傾毀盡矣欲更而新之拓其前爲正室翼其左右爲兩燕室達於關門而敞其中焉程工計費杖鉢蕭然難乎集事矣起而行乞念賦役之繁耕者手足胼胝勞不得息我則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方且厚垣墉修宮室優游偃臥於其中能免世人之詬厲乎先生其有意乎余嘉其不爲福田因果之說而樂其言之亶亶近情也夫立異之論人疑而沮

之近情之言人說而聽之佛法入中國二千餘年
國家所不廢者或於化民成俗之意亦有取焉子行乞
於國中吾知其必有遇者余既重舫公請又加僧之
慧故爲序之異日者功既成余請往觀焉其規畫之
妙締造之工雖不敏猶能走筆而記之

募修元靈觀序

向文煥

二氏之教亦有裨於治理故蘭利觀宇與學宮皆瑰
瑋相望而元靈觀居西城稍靜而幽余嘗與都人士
游息其間及通籍每意觀裏桃花年年無恙古栢青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三

桐當不改青陰待我也滄桑後學宮之地鞠爲茂草
上方鐘鼓闐不聞聲所謂元靈觀者則甃瓦毀缺椽
桷撓頽藜莽荒穢又甚焉康熙改元歲功既登精舍
迴廊漸次修復明年春盲僧湛然曳杖踵余門而告
曰觀不修且壞乞文勸之噫亦奇矣夫湛然者盲而
學佛者也佛與老道不同何以動於中而慨然任之
夫好善美名也是汲汲者豈艷其名乎佛者性淡泊
吾知必不艷其名墨子佛氏之徒也楊子老氏之徒
也逃墨者歸於楊豈慕其道將遷其業乎盲者心專

一吾知必不遷其業不艷其名不遷其業何居乎其
故可思矣夫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道之
不同又奚足病乎且夫老氏之學貴乎清靜今天下
厭煩樂簡之民得其道閒其性安其情其亦庶乎可
大治矣此湛然之意也誠如是固足以動人好善之
心余何不可樂勸之嗟乎學宮之地鞠爲茂草久矣
亦有動於中而慨然任之者乎

募修紫霄山寺禪堂引

攸縣黃飛遠 黔陽貢生

紫霄山在黔邑東北層巒疊嶂聳出雲霄天時陰晦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美

煙霧蒼然非極晴霽莫能見其峯相傳袁劉諸仙煉
真處土人禱雨輒應探奇之士鮮著屐而登者樵夫
牧豎卽至之亦不能言遂令山之勝概蕭騷岑寂滅
沒而弗彰憶往時避兵山中由山麓循溪而入攀蘿
捫石至其巔可十餘里西望煙溪平疇碧樹與岡阜
相錯極目眺之則城郭如盤兩江晶瑩如疋練東南
諸勝若羅翁古佛或隱或見於煙雲繚繞間令人應
接不暇蓋邑之鉅觀也舊有真武殿剝落荆杞中緇
流黃冠畏其高峻深僻未有過而問之者歲戊寅老

僧行普擔瓢敲笠婆拏其上鋤山而食汲泉而飲且十年於此矣邑中人莫或知之老僧亦不樂人知故蓬蒿滿徑鍵戶焚修晏如也今承平日久時和年豐若已之精藍禪宇星列而碁布者大都皆數數修舉是諸檀越之樂善好施其俗然也何獨吝於紫霄山而聽其頽落若是老僧以日暮途窮將有志於丹碧以俟來者俾茲山勝概不終於湮沒而弗彰一日者敝衣藍褸扶杖扣門乞余爲引夫余言何足重老僧第述山之勝槩以告諸達官長者之前必有解囊以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三

從事者又何俟乎執用曉曉耶

遷學記

潘士權

黔陽貢生

黔邑廟學前代建於城內縣治東北隅之龍標山厥向西南地甚靈也維時庠士捷春官者七登賢書者二十至崇正七年移向南嗣是鄉闈中式僅二人雖以我

朝文化逾六十年曾不一售邑人乃於康熙四十九年移建西門外而邑之文士仍未聞有擢甲科者於是乎咎舊學之未復也乾隆十二年湖南巡撫都御史

楊公以黔學僻置郊外失體制下令徙焉而我郡伯董公遂毅然以爲已任凡三至於黔相度舊址疇咨興創邑中人士皆願率金錢從事時父母劉侯因公事填委謝弗違遂專其事於兩學博儿緡錢所入籍其數而度支之竹木之費匠石之儻與陶旒段治之直皆司諡榮先生所擘畫而司訓歐陽先生尤精形家言測景定中布置無有差忒兩學博者匪惟殫心力實各出百金有奇相欽助故訖於成其稍有未備者今張侯繼竟厥事而襄其役者若戎長馬君縣尉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三

胡君與有力焉且夫天下不可一日無教學不可一日廢於天下利祿者所以作之勸而率之向方人才之所自出國家登進之典將於學焉程之也然則曷爲而必擇乎地夫浮屠老子之宮緇黃者流猶規度其山川而面其勢矧爲奉聖之區毓秀之宅而位失其所銅山洛鐘之喻不有驗耶方今幸逢盛際惟此一隅學重費大府邦伯作育之心而又得賢宰官師儒左右之力則斯地也不當更効其靈以爲吾邑昌哉士權雖不文固樂記之楊公名錫紱號蘭畹江西

清江人董公名思恭號雨亭山東壽光人劉侯名俊
雲南騰越人張侯名四教山東壽光人榮司諭名大
頤長沙人歐陽司訓名標邵陽人馬戎長名新洛均
州人胡縣尉名廷鳳直隸大興人

新建文昌閣記

教諭 范孟瑄 桂陽 孝廉

斗魁戴筐六星爲文昌說者謂有神焉且實以人迂
誕極矣考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一曰上將二曰次
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秀水朱
氏謂古之祀文昌者司中司命而今之號爲帝君者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五

蓋司祿也其說爲近是然世之祠之者搏土刻木綠
衣烏幘以是爲神固所在皆是矣黔陽文昌閣舊建
在 崇聖祠右遷迴偏仄方位未得其宜邑人士久
欲更之未逮也歲丙子冬邑侯碧川柯公以名進士
新蒞茲邑展神祠怒然病其未稱爰周迴審視卜地
於北城門內之稍西形勢軒爽詢爲黃族閒地其紳
佩好義者樂捐其半餘則給貲以償其貧者侯乃首
出俸錢以爲之倡諸紳衿耆庶咸踴躍輸助涓吉鳩
工數月而茲閣以崇又闢其東西兩楹爲諸生遊息

地余因歎賢侯之加意振興而黔人士之急公真能相與有成也夫禮言辨方正位詩稱相其陰陽茲閣之建翼翼然方位得其宜矣尙望此都人士互相砥礪期不負賢侯培植之意夫然後帝車之次芒角叶焉俾彼文昌行見佑我髦士矣是役也始於乾隆丁丑七月以十二月竣工董其事者司訓歐陽先生曰枚暨紳士潘君亦槐蔣君方蓋等余以公車遠出未得一襄其勞意甚歉焉爰拜手紀其畧而列諸勳助姓氏於左以告後人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四

唐子和義行傳

范孟瑄

昔太史公傳貨殖謂禮生於有而廢於無人富而後仁義附焉豈盡然哉黔邑唐子和諱義謙邑之供洪鄉人其先大父家頗饒父仁修生和兄弟六人以長兄遭故產盡絕徙居城廂時和尚幼窘甚因棄儒而習商賈業朝夕經營上供二親下撫弟姪畧無餘色遇戚里困乏者輒賙之積勞三十年視其橐可數百金稍稍置田宅歲癸酉邑大旱斗米錢四百和慨然曰予固饑寒中人也今幸而獲生不可立視人之死因

損貲施豆粥計其所費蓋喪其產三之一矣嗚呼當此之時黔色雖旱其富者多或數萬金少亦不下數千金和且十不逮一焉而是時邑侯柳公方軫念饑黎勸富戶納穀減價以糶雖其中一二好義士踴躍願輸而逡巡規避與勉強應命退有後言者不少也和未嘗列名富戶不勸而自捐其賢不肖何如哉人情得之也難則珍重愛惜而守之必堅春秋時衛國凶饑公叔文子爲粥與國之餓者其歿也猶諡曰惠然文子世卿所號素封者和以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之人一旦天災流行不惜傾廩倒困以甦人困雖黔民全活不啻賴此而其仁義之性所鬱於中而大作於外者灼灼明矣余秉鐸是邑有風教責故樂爲傳之以愧世之爲富不仁者

戒溺男女說

知縣 姚文起 臨穎進士

余承乏黔邑有年矣竊怪其盜葬強割之類皆山情理之外而溺男溺女尤令人髮指始猶以爲偶然乃今而知其常有也因不得已而一爲之說夫天地有好生之德祖宗有裕後之澤溺之是自絕於天地祖

宗也孰不屬毛孰不離裏溺之是自戕其骨肉也初見父母呱呱而泣曾何罪過而遽置之死及聞犬豕孕育則趨而視若恐傷之嗚乎其亦不思而已耳從來禮嚴尊卑若無故而致死卑幼則律所不赦況天道好還冥謫必重邪雖曰自生之自殺之然當其下手之時子義已絕其如此冤冤相報何也且以其多也而溺之則未溺者亦幸耳一旦怒其不肖將有悔不殺之之意而其男女亦自幸免死而幾忘劬勞之可哀吾恐乖氣致異不但彭殤之難必已也或曰生

女不如生男好則何以溺男者亦有之也況門楣可以增光緩急亦能有益誰謂生女便惡哉或曰傷哉貧也縱苟免饑餓其如婚嫁之不備何不知養可隨分隨緣禮亦可增可減有何法令迫脅而必殺子以逃邪且一嬰兒之不能有其無生趣可知蓋亦速死以圖瞑目之快而猶覩顏人世也或曰舍之亦可全其生但恐他人不能善視徒縈我懷嗚乎卽此一念其恩罔極而乃變爲寇讎哉凡此皆大不可解者也昔吾鄉有人見孩提妖亡多不揜埋爲之慘淒泣下

謂古人猶葬犬馬以帷蓋何今人薄惡若此然則溺男女者亦可以惕然省矣娶之婦人狠毒罪應坐於本夫而士君子讀書明理之人烏得辭其責吾尤有望於作砥柱以迴狂瀾者

麻陽縣

宋

同天寺記

縣尉黃叔豹

錦州唐之盛時爲江南道大歷之後方鎮跋扈自河北山東之地天子且不得有自是以還唐之州郡名

沅

府志

卷之三

藝文中

聖

存而版籍貢賦不上於縣官者往往是也况要荒萬里之外乎熙寧初王師初出而復河湟數千里之地於是五谿之會悉以其地與衆內附而唐之遐荒遠裔始復爲中原有六年十二月城錦州徙辰麻陽治之而以其縣隸沅州八年卽城之東隅爲浮屠寺詔賜額同天又詔歲度僧一人其後二十年予來尉是邑官舍民居類皆茅茨板屋上漏旁穿獨同天僧舍穹堂奧殿樓觀環傑門廡深邃問寺僧則道冲主之詢其始有僧緒居此屋宇僅足以除風雨其徒乞食

常不足五年而緒死繼道冲來爲住持乃召集其徒
謀曰今吾徒有寺而無屋以居有衆而無田以食行
乞於人終歲勤且益窶若將致吾力以求天地之時
利生吾禾植吾稼築吾垣建吾舍庶幾將休焉於是
得官之棄地於縣西南二十里高則壟斷磽确下則
汗澤沮洳以爲黍則積潦而不洩以爲秔稌則五六
月之間水無所瀦方官募民爲田皆過而不顧始與
其徒披攘荆棘誅鋤草茅度地之原隰視山之流泉
築堤絕溪激水而上鑿山刊石以爲畎澮夷高增卑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四

身先畚鍤羹藜藿食蕤菽窮日力而不休積十年而
溉田幾百畝又因寺之故基增斥而芟除荒穢築垣
而基之者縱一百八十三步其廣一百二十四步伐
木於山役工於徒凡樸斲甄冶板籍汗漫之事與夫
土木金甃髹彤黝堊之費未嘗以干吾民至是二十
年而棟宇穹然崇成自門闥至殿寢與夫庖湍庫庖
便齋寔室以數計之爲屋二百四十有五以此窮荒
虎豹之區而能化爲莊嚴佛土非其智足以有爲弗
能也惟吾士與農幼學而壯行寒耕而暑耘其勤亦

已至矣然而蓬戶甕牖裋褐糟糠常不免於其身浮
圖宮室乃獨侈於天下又能不取於吾民而自成何
哉今冲之爲屋與食其器械衣裳皆出於其力而不
求於人則冲之視其黨亦無媿矣非獨無媿於其黨
也吾民游惰而不衣食於器與貨是皆可媿矣冲之
績可書而傳也予故爲之書且使熙寧開拓之歲月
有考焉

明

築石城記

太守戴敏
徽州進士

沅州府志

卷三十六

藝文中

聖

麻陽屬華夷之交山水奧僻民生無異業率力作農
衣食不假外求而自足獨路與鎮算銅平諸苗相通
利刀勁弩由五寨猝然而至載其毒者無所於避邑
故有土城景泰中毀成化壬辰有都憲吳公琛者撫
視惻然欲謀舉廢版鋪經始勞未集而去土無蓬藁
之庇風雨淋澆日以崩壞縣治寥曠中扃鑰弗固亦
惴惴然針氊劍米常臚小舟於江泝寇至則偕吏肘
印視嚮倂亟楫以避寇退則反外此無殊策庚午春
金華張熇以高安丞擢令茲邑下車嘆曰苗狎侮乃

爾城不築欲爲邑得乎會余來典郡事令具以告心
大韙之遂控於先巡撫都憲金陵陳公鎬公曰此守
令責也於是程事度費發帑贏金得入百兩有奇俾
農暇役民從事凡屯田之戍於境者檄其長督之較
舊增式廓爲丈計五百有四又復之設屋數如丈高
一丈有五闊殺三之一裏以輓石下闢四門門上爲
重屋鼓樓箭梁渠答藺石巨細畢舉煥然有金湯保
障之勢自是官休於庭民恬於市而苗之過者輒一
寄日而走蓋越三霜而城始稱完美及余轉今官張
令復述士民劉倫賈友信輩之意來請記余復之曰
大易言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豫言有備也
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險阻城池之固也今麻有之
矣張令職思其憂知所先務殫乃心力底於有成所
以副余者甚善然則體恤保愛淳本重教凝固人心
之和有加無替使去之日人指之曰此城也張令之
甘棠也余不益有光哉張令勉之後之相繼而爲邑
者吾知有勸矣

與存樓記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巽

麻陽

縣令

朱

瓚

新淦
孝廉

歲丙午臘有廿日鑽奉聖天子命來宰麻陽值逆苗
稔亂時出于紀大中丞某公建議勦平需時機屯重
兵固守其地四月苗刦譚家寨幸有擒斬功六月由
小坡寇縣治復幸有遏截績意將來之患漫未可涯
喟然嘆曰岌岌乎殆哉斯守也不可以不可慎也乃
因舊水門樓新之蓄矢石備鈴柝晝則登眺夜則宿
守爲軍民倡矢將與斯城爲存亡因題其額曰與存
夫存不存勢也與之者心也勢吾如之何哉心吾得
自主也城苟存焉吾固與之俱矣萬一不然吾豈忍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七

獨存哉是故操俱亡之心夫然後可以存俱存之勢
李英公之長城寇萊公之鎖鑰古之人逃矣乃若守
臨淄而雍門焚茨侵車至海猶請合餘燼背城借一
守睢陽而羅雀掘鼠荼紙盡致殺愛妾以食士而猶
不肯下者彼何人哉吾不敢多讓矣雖然天險不可
升地險山川邱陵而已矣與存吾心之天也與吾存
民心之天也天天相值險斯不可升矣天吾天而民
心之天弗應焉雖隆麻之城到天無益也必也沉竈
產蛙民無叛志夫然後可與存矣敢用是爲牧民忠

告

細柳營記

朱 瓚

麻蕩阻山帶河四近環苗其郭東北爲得勝洲縱橫數百步坦然平曠出乎錦水之上置演武場昔有亭煨燼於兵燹僅茅屋數椽瓚初來懼弗稱捐俸創瓦屋三間自謂改觀嘉靖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參將孫賢奉聖天子命肅靖五谿駐劄是邑惟時戎務方殷總督並權巡撫贊務院道協謀民用安輯公不忘危時就簡閱病其風水狹小爰相地形謀朱瓚新之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巽

瓚曰是有司事也公曰吁嗟乎民力竭矣我其任之於是命指揮使張以時百戶王綬督士卒採木石造灰瓦經營四越月而功告成焉出轅門而入前爲演武亭後爲武侯祠最後爲退食所周遭疊以巨石環以高垣凡地勢之高者下者頽廢而逼隘者大改觀矣復慮山水時溢繁蒔柳以殺其勢因題之曰細柳營而屬記於瓚瓚思細柳之名當漢文帝時匈奴犯順遣將軍周亞夫出屯其間匈奴遠遁故天下後世欲稱眞將軍者必榮細柳云山獠煽亂數年民困極

矣公入境而邊陲乂然黎庶賴以安商賈賴以通薦紳士大夫與凡百執事賴以休息上舒聖天子南顧之憂中副總督諸公推轂之寄下解元元倒懸之厄功豈在亞夫下而茲營之名固不可謂偶然也公負文武全才天文地理兵家書罔不精熟尤御士嚴肅刁斗部伍整整然使人畏之士卒惟命是聽雖生死在前無所顧忌茲役也會不煩一矢而功成不彌月蓋威令之素著故如此將軍有真豈獨在漢爲然哉是故義以忠君敏以勤事仁以全民信以服衆爲將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完

之道備矣有苗來格四郊以綏雖時勢當然而盡人回天公之功要不可誣也瓚也碌碌仰成於事竣宜道其美也是故以亞夫之事頌焉繫公功不獨此也諸如修城串建小坡銅信暨石羊水田洞口諸哈雖謀諸三道請之公帑而處置有方勞費半而功倍者公之算也至於增敵樓於麻陽建城池於五寨暨祠像神於水塘門瓚雖小有助而微公力誰其倡而成之是皆不可無紀也因併及焉

重修儒學記

學薛

綱山陰進上

麻陽古邑也僻在萬山中密邇洞寨爲苗寇所侵燬者數矣學在縣治之西北創建於宋慶元間重建於延祐初至明朝正德間議修葺之景泰乙亥歲苗寇猝入焚燬縣治學舍殆盡惟不及大成殿巋然若魯靈光之獨存也一時士民莫不神赫之輒欲修舉以窘於財力弗克有爲更歷二三尹不得已伐細木以爲楹誅豐茅以代瓦東濕補綴無明倫堂爲兩齋不剪不飾不蔽風雨大成殿雖存亦蕭然敗宇頽然土像而已師生皆僦居外處每一聞鼓聲則羣然而來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三

一揖輒散去弦誦廢絕學業因之而荒蕪矣成化壬寅冬十一月予督學至彼乃啾啾嗟嘆進縣尹范順諭之曰烈火不及大成殿以有吾夫子在天之神也久而不葺無乃違天逆神乎范尹聞予言不覺茫然自失唯唯惟命予度其縣小而財無所出功大而力有弗給親爲措置區畫又命教諭李厚以饌堂餘銀助之大率功用之直十有三矣未幾范尹聚材鳩工殫心竭力首葺大成殿次建兩廡矣櫺星戟門次明倫堂兩齋又次之學官廨宇生徒號房一皆去茅

而瓦去舊而新西冕諸峯屏峙增秀龍門錦水映帶
生輝非獨山川爲之收觀而遊歌來者亦鼓舞踴躍
進德修業有倍於夙昔矣丙午歲冬十二月予至沅
州范尹率諸生來就試遂以文請予喜不能已又進
諸生諭之曰苗寇能火吾學舍不能火聖賢之道詩
書禮樂之教今得范尹興廢舉墜致力於煨燼之餘
則絃誦復作文教聿興吾道光明自若也正猶利欲
能火人心不能火吾義理之根柢萬世一日之常惟
學者能因其所明去其所蔽固其根柢之所存則方

沅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中

五

寸清明欲焰不熾小而賢大而聖何所不至近而身
而家遠而國而天下又何往而不得其理豈特取科
第榮青紫而已哉諸生亦唯唯而退嗚呼范尹以唯
唯而成興學之功吾不知諸生之唯唯果能有成否
乎其成與否固不敢必其激揚勉勵之責亦不敢不
盡遂次第其語俾鑄諸石一以勵諸生一以表范尹
之用心尹名順字邦祥直隸徽州府休寧人蒞官廉
能縣當火後百廢皆其所舉而修建廟學特其一事

云

重修儒學記畧

湖北郭棻 進士

錦城儒學自宋慶元間邑令張大鼎所創建至元尹
蔣瑄遷諸城之西隅明初因之宣成中諸令先後增
修焉前督學薛公綱記其歲月鑄其訓言冀諸士人
以有所卓立言猶在石也第自成化壬寅冬抵今百
有餘歲矣毋論木石朽泐丹堊澆落而奠址卑窪無
以凝聚秀氣而宣鬯人文學士大夫詢諸堪輿家咸
謂宜仍宋舊以握西南之勝時未有肩其事者萬歷
十年建寧余君夢呂來為令毅然以遷學為己責方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三

在經營鳩工僝功偶以事去力乃中輟蜀漢蔡侯心
一以萬歷十一年繼至銳精以圖之又立六楹工始
告竣為先師廟五間明倫堂櫺星門戟門儒學門各
三間啓聖祠在堂之左敬一亭在堂之右東西廡各
五間齋房各三間宦賢祠各三間致齋省牲悉有其
所樂舞祭器咸備其制前環以泮橋壁水清漣可澄
目而鑿傍植以桂枝柯菁蔥可怡情而適為教官衙
舍各三間三座內外嚴翼可愛居而安復為置浴溪
大洞洪潭等田若干畝俾課業者可仰給而膳其中

獲之嚴規模之大綜理之周輪奐之美靡不鉅細咸
宜其巍然極湖山之壯觀矣非其在之久力之專曷
克臻茲哉

重修儒學記

廣文方 純龍泉人

嘗聞學校之興在政教得人近之司牧者務博聲華
勤簿書以爲能司教者謹守祿秩以冀遷去於學校
之圯蕪漠然不閑純濫膺學職自分不稱第自到任
以來夙夜惕勵恆盡心於分內況廢圯尤爲切已事
乎奈力小無措且不敢啓賢司牧主之因循仄歎者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三

久矣宏治庚申李侯來宰是邑卽慨然欲興舉值歲
未稔弗克爰及再期合謀於純計首捐已俸以市良
材復思功浩費大復諭民有餘貲者量助以襄土木
之重諸將就緒始諏日起工先大成殿次兩廡戟門
次櫺星牆牖及聖賢座像逐一塑繪渾堅盛麗倍蓰
於昔凡百皆出侯措置止堂齋未畢侯以才調長沙
程侯繼之亦大留心完美純高二侯之勇義不類於
俗得以紆純之遐思因畧著其山於碑陰以爲後之
司政教者勸李侯名春字仲仁江西浮梁人程侯名

良能四川涪州人經始於壬戌年十月己未落成於
次年之冬時董役者民則黃子容聶彥宗田濟慕義
鄉民則田如山田子義其最也法得併書碑末云

伏波廟碑記

麻邑 黎九臯 桂林 孝廉

邑有伏波將軍祠巍然竝立於廟外山隈下瞰錦江
巖林蔭翳肖像森嚴邑民無論遠邇每有求咸往禱
焉今年春臯奉命來令是邑率諸同事渡江瞻謁遐
思將軍功德垂之青史照耀人耳目顧茲麻陽自漢
迄今知血食以祀其於將軍忠義之德掀揭之烈概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雷

未聞焉無異乎無祠也夫聖王制祀凡法施於民以
勞定國以死勤事能禦大災捍大患均祀之夫人有
一於此皆得列於祀典況兼而有之期褒崇報饗愈
久愈隆豈為過哉謹按將軍少負奇氣家貧嘗為田
牧殖產既富最好施予自莽賊肆篡雌雄未定即知
帝王有真聞隗囂貳漢極陳滅囂之術指畫形勢開
示分析使虜在目中將屬皆降隴右遂平非所謂以
勞定國者乎交趾女子反帝拜為伏波將軍擊之大
破其衆遺書誠子俾效伯高敦厚周慎毋為輕薄兒

以薏苡輕身勝瘴附載囊無他物所行真可爲後世
法非所謂法施於民者乎武陵蠻寇臨沅馬成討之
弗克帝遣四萬人與征軍至臨鄉遇敵斬獲二于餘
級雄溪敘溪酉溪濼溪辰溪計日望平奈疾作捐館
竟陷於梁松之口而首邱未遂又非以死勤事者耶
歷事世祖二十餘年自壯至老躬冒矢石首鋤先零
繼守隴西出塞漠平交趾征溪蠻願以馬草裹葬迄
今湖北一帶咸壯其志憐其忠立祠祀之遇有木旱
疾疫者禱之卽應其生能平劇患死能庇邊民如此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七

不謂能禦大災捍大患不可也夫以將軍之鴻功駿
烈較之當時諸勳孰能過之然卒以椒房之親不得
肖像於雲臺豈寇蔡馮耿諸人反出其上哉昔人謂
明帝本欲示公於天下不知乃所以爲私信夫將軍
能威震邊夷而不能彌梁松之謗能血食後世而不
能與諸臣之列蓋其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於
將軍何憾焉畢不文因謁將軍祠慨其無碑以紀功
德之盛姑述其顛末爲麻民告亦以使後世知所以

崇祀云

義伍橋記

邑令蔡心一人 漢州

余初來麻及境卽聞治雜屯卒率狡心悍行最稱難治止大平屯有雷聲貴能平易不羣好行方便事蓋衆屯翹也惜乏嗣焉余領之歷三載未識面一日經其地見山路坦平石砌整飭詢之舟人對曰聲貴所嗣善果也逮旋跽丐余言於道左余以素聞慨許之無何有舟人爭渡之誣余嘆曰素聞聲貴好人乃爲此也乎哉及質成竟直而誣者服罪余益肯之又以公允弗暇茲考績歸復再四跽懇余謂之曰爾與木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五

居請以木喻夫蠹其心者葉必萎淺其根者枝必瘁汝知之矣然蠹與淺豈無自耶蓋木腐於中則蠹蠹於內寄生陡險斯風搖水嚙乘之是萎與瘁也非自取哉汝能平易其念則厥心實而好矣况多行方便則置身稔且厚矣其子息繁茂天豈靳之耶雖然汝存此心汝止一人好耳汝修道止膾炙塗人日耳汝之衆屯俱汝親戚故舊也能推此心行以錫爾類俾俱好其心母爲蠹蠹俱善其行母被風搖水嚙悉淨洗平日狡悍之習則吾與爾輩交讓省事將不小

矣天之報爾者止一嗣乎哉爾敬勉之母負余
可也是爲記

修萬足橋記

蔡心一

縣民張興義尙義人也幼娶滕鄉官女生子二長補
庠員矣充衛掾俱聰慧早卒興義竊思行疵罹此惴
惴靡寧謹言勅行凡遇人間方便事輒喜譚樂相之
如葺菴飯僧賑孤施茶濟涉一切俗號因果者罔不
殫心捐營藉求懺脫久未驗忽受之父老云修橋補
路此祈嗣第一義汝可勇爲之興義遂相度岩角凹

沅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中

七

直走石羊哨路崎而泥擔負苦中阻一澗兩集難渡
事急者病焉慨然鬻產鳩工鑿石伐木填坑陷甃稜
嶇而路如砥架木如虹越月工成未幾雨盛澹盈路
被崩壅橋因冲沒興義愈不自安再走匠闢甕成衢
易木厝石擔負者事急者咸樂走石羊道中無何次
第生三子俱端偉可愛余下車時已飢聞之一日引
三子來見余因歎曰人胡不爲善哉世未有爲善而
不降祥者諺所云存方寸地留子孫耕者夫地云方
寸能幾何哉存而不失卽能動天地感鬼神轉獨夫

而多男易衰門爲盛族惟持此一掬已爾今見爾三子爾方寸得矣幸不耄耄荒此念則三子所就可量哉可量哉嗚呼福善禍淫天定之常卽今興義老意有子天意可知已卽借爾三子名茲橋以勸可乎興義踰謝曰邊氓辱指迷矣仍望賜礮道旁以爲往來者勸

修城隍廟記畧

蔡心一

凡建邦必峻城衛衆浚隍固城旣峻旣浚神司之官民仗焉故新任與盟厲祀請主旱勞疾疫相率禳禱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六

爲一方依重非渺矣麻之有尊神廟舊矣余初謁誓卽憫制脫畧垣傾圯思難安神銳意改作旋思隨車之惠未施而勞聲先至民不駭而厲之乎雖每見每戚奈學宮繼葺力僅支理歷四載苟完方圖經始值給由不暇丁亥冬偶筭子警報至余私嘆曰邑小而突遭隣變諸當道將觀兵至矣民舍旣不堪棲諸祠多圯難舍一或露處取讓其何說辭矧尸素旣久代者將近此不乘新豈止負神將重違初念矣迺不謀衆鳩工營度擬寢殿四楹耳房翼之正殿四楹拜庭

附之左右六曹各二楹頭二門各四楹神像曹率一新約用金三十除縣學俸捐外募義者三十人襄之示一下得饒時雍首倡而繼者踵踵不數月報完擇知事約長郭正隆奚簞司支囑縣尉黃君董其事工將就適報余陞永寧工遂少弛復獎黃君堅念卒賴底績工始丁亥臘月上旬落成於戊子秋望兵幸寢而私用禱焉

懷忠祠肖像記

蔡心一

天挺英豪徒然乎哉其生也必有所爲其歿也必有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无

所思豈若庸疇無關於世者耶仰惟墨泉朱公當世人龍也嘉靖丙午奉命來令茲邑適苗徇獫狁城勢如累卵公至首建與存樓於城左勒石自記委身殉國之義已定盟矣苦焦捍禦籌無虛日撫摩瘡痍真如慈母之育嬰孩卽民之戴之也亦跬步不能忘越八載迄癸丑秋公竟以苗情弗靖隱憂捐館百姓識與不識靡不悲號痛泣蓋其城守功懋施澤最久自不容已者悉聞諸當道爲請於朝許建祠歲饗額曰懷忠是固國家表忠報德之典亦麻士民之心素

所歆羨者也萬歷癸未秋心一承乏濫竽繼謁公祠不覺盈盈傷感旋捐俸改公祠於新學前左規模較前畧備足安公靈公之舊門生胡子朝陽率通學弟子員劉廷鳳等聘匠肖公像於中堂冀永瞻仰不旬日告成懇余爲記或曰公去茲二千餘里薦紳士令器現握樞秉要望躋宮保懿封鼎祀大慰公靈迥非夙比其不眷戀於麻也審矣余曰不然公靈如星在天無處不照麻固過化者憶尤照之最切者況麻之士民信深思至薰蒿悽愴常若見之余固諒公靈獨

沈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李

顯應於麻也已不然胡水旱疾疫有禱必應如此耶蓋公之生也采食茲土爲斯民召杜其歿也必靈佑茲邑爲斯土福德則茲像之肖當與孔廟並悠久矣先儒謂仲尼以天下萬世爲土余謂公萬世以麻爲土於是乎書

長虹橋記

太僕

滿朝薦

麻邑進士

記長虹橋者何記余祖孫父子之創繼於橋功也橋字以長虹者何則前光祿卿趙君作郡時之留題也意者謂其綿亘於里偏有襟帶一方之勢故以長虹

題平間嘗摩視先大父父道左殘碑有長虹一語則
留題字額已兆之百年前乎里東之溪源遠流關關
切通途病涉者匪自今矣先大父父文紀於宏治初
採修木以架橋人始稱便止德中水驟至漂其橋本
歲丁丑乃採石爲橋衆愈誦德焉嘉隆間先大父如
曉頻加葺治越今萬歷初年河涯內徙前橋入烏有
鄉矣家大人廷素懼先蹟漸滅沿溪度便視前橋移
內十餘丈許砌墩構橋衆以能嗣祖德違之告成越
今載谷內龍伯出潛風雨暴作木石齊下塞橋之孔

沅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中

三

而橋遂壞時以家務冗窘圖暫爲支吾取雜木作架
橫鋪錯薪上覆以土人亦便於行無何而陽烏值亭
午匪風匪雨橋忽中折家大人聞而歎云彼蒼之督
吾恢復先蹟也歲丁巳之陽月呼衆匠度山鑿石子
政以先慈歸窆廬於墓側歸省家大人寒溫畢遂可
寧云惟茲橋功爾弛擔觀厥成於何時爾宜宵則臥
廬所晝則視石場橋可考成行道可速得濟矣予唯
唯此後率胞弟朝拔躬親其勞冒暑雨與石匠伍石
集如阜運就溪側日募運夫共五六十予與弟自操

舟焉嗣是日課砌入土不厭深掘數尺奠石址傍且
不厭厚屹屹石果腹焉支上流欲其遠當衝石埭延
丈餘出水身欲其高較舊墩增崇數尺石工業有次
第矣隨捐貲買木予復率工師與其運夫人深山披
荆棘擇採松杉榛栗諸嘉植督運就橋所工師隨材
墨之斤之以柱以梁若承若板日又兼課木瓦之工
更邀天幸茲冬寡雨雪匠作不少輟卽家大人以望
入之年時臨橋所坐督焉若綦編煩粒釀之籌減獲
勞奔走之役曾不得少休並日綜理並日拮据歷嘉

平望前一日石工完矣橋亭豎矣前於河涯檢出舊
橋數大石呼匠模柱式鑿其四爲限過半是日亭聳
立於橋頭四大石相向護持於柱足儼輔車之相依
等岡陵之鞏固村村改觀川流屹峙橋功觀厥成行
道永永無病涉矣摩挲四大石寄砥柱之思先大父
父其不忘乎先之橋成以丁丑臘月今之橋成以丁
巳之臘轉眼百年豈橋之鼎新亦自有數乎橋溪之
兩岸植楊柳數十株以禦溪冲橋西之河涯植楊柳
數百株以禦河冲則又推廣先大父父遺意爲溪橋

長久計耳匪寧此者先大父家頗厚零星稱貸券
可千餘金遠邇倉儲穀粟可十餘所晚年焚券捐儲
聽人自取贖焉又有什伯於橋者矣子父子陸續採
石平治道途自澣之東路西達橋施屬於子弟自橋
之西路環繞里巷施屬於子自龍首營之西路直達
茅坪里之東境施屬於家大人總計凡十餘里費且
不貲亦有倍蓰於修橋者矣世情見無橋之艱阻如
彼有橋之順適如此因歸德於修橋之人謂子先大
父父壯年寡子息橋成纔七襁乃生大父再傳而有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奎

家大人與其叔若準若眷三傳而有予之伯叔昆弟
七四傳則予之嗣持履施從凡四予弟之嗣受達居
化亦稱是諸從姪亦廣矣延及諸孫偕行以亨且自
一遞而十一矣里人咸信爲橋功之果報也如此先
世皆習田舍業蔭逮予起家進士諸衣冠亦復濟濟
然里人又信爲橋功之果報也如此予又奚敢謂里
言不然甲辰春燕邸酣夢依稀老僕輩爲余開大父
父舊基廣數畝百物充斥其年遂第北獄七越歲夢
間一叟導入淨室見多碑琅琅呼予云此爾家祖德

碑覺後殊詫焉其年竟生還宗枝幾絕復繁文運從
微崛起南冠九死更活是誰開而誰翼之哉遡宏治
迄萬歷相繼爲溪橋主人四世矣建小濟永帝鑒或
不芥置也惡知餘蔭非祖德之遠被橋功非祖德之
大端哉啜芳泉以尋源飯香黍而反始茲橋之亟亟
於觀成耳豎亭之詰朝烹豚醢酒就橋頭犒諸匠作
偕同社衆父老飲各盡懽且至懽語云今昔均耳昔
者之報經百年而始昌世德增修更可爲異時昌熾
之券焉且聞之古有善積而虹飲甕有德隆而虹入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畜

室者則長虹之長其未有旣乎予因復云此則豚蹄
瓶釀而覬滿篝滿車者之說耳鄙衷正不如是第幸
家大人之不墜先蹟子伯仲之不弛父命焉荷蓋載
隆庇殫勞圖治或幸以寸草悃報陽春暉也卒席稱
壽於家大人並觴子弟致叮嚀云以餘年增修於善
無忘茲修橋之心且型範後裔繼繼承承無忘祖父
修橋之心倘謂植標鄉郡衆指還醇若先哲之錫類
豈非公善雅懷第懼德薄不足以風耳事竣宜託詞
匠筆其事又慮其藻飾與鄙衷不相肖故不憚揮毫

記焉鐫諸石以垂後時則萬歷四十六年仲春之念
四日也異日倘有騷宗墨卿取道閱碑或詢記事之
手誰奉詔特赦歸耕山人滿朝薦也

修龍首橋記

滿朝薦

橋亭有記者何記其課修之歲月云爾記其里衆樂
施之姓氏云爾尤記其三五首事之勤劬能嗣續於
前功云爾本里村首有溪匯衆派橫孔道楚黔之官
商絡繹鎮筮之羽檄驅馳春夏洪流騎步病涉貲捐
里衆二拱橋成郡大夫趙行吾巡方過此因請而題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七

以龍首橋所從來矣年久工頽拮据再四閱萬歷四
十八禩橋亭塌矣識者慮其所終恐以橋亭之塌而
漸及橋矣何忍並前功付之流水耶予以是偕議於
同宗兄若卿若翰隨擇里族之長於幹局而清勤表
俗者曰廷燦曰廷尙若事屬焉渠亦慨然任之因率
橋側菴僧張海明徧詣里門緣費募貲鳩採無何居
民有張祖德者就列效勞乃各門隨其家之豐儉酌
施焉首士隨其施之先後取辦焉亭之用木多用石
少故木辦於先期石甃於臨事暑吏值月入深山度

木而秋。攢運焉。銀箭傳溫。督工匠偕作。而冬落成焉。亭植十間。功煩千手。慮周於洪流之叵測。創制夫前人所未工。上下遞承。縱橫交錯。中抽以直道。洞洞邃邃。若鼇背之逶迤。旁豎以雙坊。屹屹巍巍。若鵬頸之軒聳。石盛於蜈蚣之石。澎湃莫肆其漂流。石束以貫腹之棧。檐宇益綿於鞏。固坐臥自如於闕。甃有胡牀之安。風塵少憩於涼軒。有華胥之逸。官商偕便。士女均懽。慶徧通達。福歸善衆。此亦作善降福之左券。齊民類能言之。乃若巍亭巖業。以固護於橋。而長橋崢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美

嶸以雄峙於水山。靈擁戴波臣。皈依乾紐。常寧坤維。永奠此橋亭。所恆有之。函蓋也。清溪亭障。掩映三光。東壁翔鳥。西清偃兔。輝纏四七。璧合而珠聯。此橋亭所恆有之。象緯也。柳彈葵嬌。菊芬松翠。蛙訶鶯媚。鴈語蛩吟。此橋亭所恆有之。四時也。梵傳古刹。鐘度滄浪。樵唱雲岡。漁歌星渚。此橋亭所恆有之。聲律也。有橋亭。所有蘧廬。儘可忘年。有橋亭。所恆有棋奕。便堪閱世。脫有策驢而嬉。驅筇而游者。有踏雪尋句。希志奮題者。予何敢知。予惟是叮嚀善衆云。向去無忘修。

權亭之心則能令終而蕩蕩悉亭衢矣予再叮嚀於異時之生斯居斯者云無忘我輩修橋亭之心則能增修而世世貽利濟矣言止矣工元且勒碑衆請記於予乃予以五朞墓廬無好懷作記第里中盛舉記之不可以已也於是乎書

建水星閣記

滿朝薦

大浮屠之事儒者所緘町畦之見達人傳焉議關鄉族偕作之且偕成之則今者水星閣之建非乎追維厥初士紳則從兄廣文君朝鄉少府君朝翰等父老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七

則族屬若如總若廷燦若廷膏若朝表若朝興若朝玖張族若朝文若祖德若祖直曾族若尙堯若尙恭尙化等咸相約公議謂里居西北山奇甚沱東陵阜重關如旋螺如蹲獅如踞象如峙龜者勢雖組織稍低迴宜建高閣以培保障予亦曰可培又謂乾坎方廉貞作祖離位諸高峯應之故每數紀融神輒作燥若執券不爽閣宜題以水星借制火患予亦曰可制衆又謂釋氏惟觀音大士靜海海於落伽道流惟真武元帝著威於參嶺宜裝嚴寶像祇奉香火微惠

二真鎮高閣以視鄉黎子亦曰可奉鎮於是損貲綜理始事於寅年長至之期構築勤劬報竣於辰歲小陽之月規制峻嶒其天乙之奮涌而高撼乎檐牙翔聳其波臣之淘汰而激揚乎溜口玲瓏其星河之順導而噴灑乎內菴小創寂而方丈厚其緒也山扉洞敞恢焉拱潮閱其納也垣堵周遭透焉固獲閱其瀉也慈觀巖若立相森然欽其灌溉也猗與閣哉戚之日諳方術者云景華表之崔巍壯主山之侍衛山靈其倍發耶隆坎制於雷門離峯之烈燄融燹其永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矣

彌耶震宮資坎制以昭蘇東壁啓圖書而煥發人文其鬱起耶坎離互濟乾兌行生吞衆派於咽喉羅諸峯於堂奧聚精涵穎剖符吐苞里居其熾昌物力其豐盛耶大士分落伽之德水立真移參嶺之層暉其鄉有庇而戶有禧耶此其說亦似有據不幾域於俗乎予懷非區區爲是者惟是以觸藩之戒臥嘗於燕局繫南冠而操土風凡七禩所戴主恩生還子舍予於世何有哉況彼蒼假我以餘年山川邀我以勝賞士紳父老我以嘉會故經始也與衆共事其事觀

成也與衆共適其適以徜徉茲隙駒耳予於浮圖何
繫哉於閣又何私哉若夫天垂蒼幕地擁重函翠聳
羣蠻綠拖匹練浴流盧舍松逕楊堤曠野田疇煙犁
雨耜樵唱飄颻於近岫漁歌欵乃於修涯驛使驅馳
臨風鳴籟舟人泮渙擊楫騰謳宿鳥依林或聞夜唳
翔禽遵渚劍爾朝嘲錦鱗潛躍於澄淵頭頭得趣碧
鷗浴浮於淨瀨息息忘機天光與澶影相摩汀草偕
巖雲競媚水迴嶂合煙度溪陰濃抹澹粧時移景異
斯非水星閣之大觀而予與衆之所共適者哉世變

沅州府志

卷之三

藝文中

堯

滄桑偉人間值登斯閣也有思入風雲機恰花柳卓
語擘閒中之今古九弄陶醉裏之元黃者其適在性
真有海月留殘霞餘散綺風雨驚飛於玉管鬼神泣
聽於豪吟者其適在嘯咏又有粒藏世界鼎煮乾坤
擊壺調白雪之歌揮羽吐陽春之曲者其適在空元
此則繼起者之各適也疇非予之所以與共適者耶
事煩於衆適公於衆而波及於來禩信非予之所得
私也於是乎記時萬歷四十四年

平苗議上督師楊嗣昌閣

田英產

麻邑
庠生

古今譚邊事者莫不以安攘效籌而三楚邊城爲麻
爲極其疊受尙苗之患久矣籌邊君子竟無人安長
治之歟何歟蓋苗之種類乃槃瓠遺孽其巢穴卽古
之崇山居楚蜀黔三省之中東接楚之五寨長官司
北接楚之永保二宣慰司南接黔之銅仁府及平烏
二長官司西接蜀之西陽宣撫司及平茶長官司然
於西陽姻嫁相通其初隸於楚之算子司團爲四十
八寨始猶賦役不缺後漸梗化橫行抗拒勾攝陰相
煽動出劫地方不啻五銅以密邇供其魚肉而麻盧

一縣皆頻遭出沒劫殺無休苗劫而民外奔農桑曠
業民奔而戶內減賦役無期此麻陽以國初三十九
里全設之區因田地拋荒移推六衛領種而編爲七
里有由也宣德年之亂蕭總兵征之直搗其巢兵屯
池河撲滅幾盡卒乃寬其山林逃匿者設立崇山衛
以戍之迨後疆域稍安而衛遂撤苗漸驕恣矣景泰
已亥年之亂焚燬縣治延及學宮成化十六年之亂
再燬縣治虐焰彌張迄宏治後橫行州縣各地方昔
太公有云熒熒不救炎炎奈何此之謂也正德七年

之亂奉三道憲令協同本府戴撫出苗首百餘禁之
崇正書院然後深入攻其餘黨雖頗有數十年之安
靖惜當時任事鉅卿去留靡定竟未能成平底績此
本縣所以復有嘉靖二十年攻城三日之患也節年
議征議撫俱無定算調取漢土官兵防守迄無成功
二十七年以地方失事叅論官員隨奉旨勅兵部左
侍郎兼都察院副御史張總督湖川貴軍務駐劄沅
州居中調度酌處兵糧先頒撫諭之條後布剿除之
令奈何邊方當事各職以地方安靖沽名輒曰湖苗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七

聽撫虛文誑上豈知陽稱聽撫陰實黨貴苗出劫然
苗原不分湖貴特以苗長食糧湖貴各哨因以別其
名二十八年陸續殘害銅仁府及思州府地方二十
九年攻陷印江縣石阡府並省溪司擄官奪印劫庫
縱囚而征剿大舉之倫下矣於是督令沈總兵征之
三省夾攻楚兵入自麻陽縣五寨司黔兵入自銅仁
府蜀兵入自地駕蠟爾山同日並進於本年九月初
三日僅四月餘十日已擒斬一半其逃匿山箐餘兇
不過蕨食草根度命更值連旬冰雪多凍餓身死切

有穿山走脫竄入各土司衙門數亦不多正蕩平一
大機括也孰意總督大臣以半撫爲請次年正月十
四日旋即班師將一應生擒放歸巢穴諭令聽撫設
叅將二員分鎮兩省一駐銅仁府一駐麻陽縣置哨
堡十三星列防守領以督備統以參戎限以邊牆若
謂工於籌畫豈知竄入土司餘孽聞生擒已縱遂窺
朝廷姑息之仁相率還巢告乞招撫上官亦未深思
遠計而概納之嗚呼鴟梟不鳴終非祥也豺豕不噬
終非仁也未及半年攻陷思州府治擄官奪印劫庫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三

焚倉復奉旨切責總督未能盡除苗患此時班師頗
久糧餉停催更欲請餉徵兵再圖大舉豈不難乎不
得已而根究窩苗誘叛之酉陽宣撫冉元嚴誅濟惡
女壻鎮溪所之土指揮田應朝其兇叛羣苗止殄其
一二渠魁餘黨仍稱招撫檄報上聞禍萌隱伏釁孽
未除亦非總督之過只緣附近土司以窩苗爲利藪
從征將領以存苗爲生涯撫之不滅其心討之不盡
其力且叅養四方光棍往來京城賄賂央求謗書騰
駕陰惑上聽掩沒功臣旋中撤兵之謀卒撓平定之

績莫終全局詎不深可惜與嗣是大征兵散總督官
遷苗滋猖獗難支撫之無益弱將計安旦夕復羈縻
之苗糧官帶所以歷今八十餘年生息繁衍養虎遺
患有若今時夫昔之苗患或經年一見今則四時每
月連期繼見矣昔猶邊僻孤村鼠竊狼遁卽期還巢
今且逼臨縣治深入腹心傷殘幾盡視鎮守哨防如
無有矣守之一說竟何益哉正擬聖明有知頃刻揮
戈急解倒懸之困不虞三載兇殘疊出萬狀含冤豈
八十年來漏刃餘兇獨不可傾巢殲類奏千萬世蕩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七

平之奇績耶邇因糧餉愆期主將久缺兵譁之後流
寇潛通苗遂邀冠帶而僭稱王挾乞保而索納貢地
方困於救援之緩計投苗穴偷安麻邑空城尙得爲
聖天子有乎夫本縣設處萬山勢雖叢爾實關辰沅
藩衛黔楚咽喉一失麻陽漸無辰沅郡邑咽喉一掣
安有滇黔吞噬荆襄終將叵測沉淪世界顧不深可
虞哉爲今日計招撫之說萬不可行之術也先經大
舉計擒斬及凍餓身死者已洗除過半其先擒後縱
並脫逃復業之苗不過十之二三在前名曰招撫矣

何休兵未幾旋見流毒無窮況今生息多年加以各處奸民流移其地爲之嚮導虎而翼之其勢愈甚其欲彌奢尙仍曰撫之乎以有限之撫貲較無涯之抄劫所謂孰多孰寡誰肯安心聽撫而永無渝盟乎崇正九年冬守戎鄒復極力撫苗矣可結其心焉十年正月旋出麻治殺擄依然是資寇糧以揖寇兵也今猶然以撫之說進者此必近苗各土司各衛所武職官利於窩苗存留且關通左右員役朝夕供採訪者多方賄惑上聽而陰實擾兵權也夫市好生之德而

沅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中

七

失有罪之誅雖唐虞無以治天下此司馬有云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果得諱言剿乎況進剿機宜較昔年尤多便益凡議兵議餉無如昔年調運之艱蓋昔年三省之兵除各關隘把截之兵三萬六千外進剿之兵九萬三千八百楚兵三萬三千六百係調永保二司施州衛及鎮谿所並州縣漢土官兵而今日之兵三省僅可共備五萬楚兵酌備二萬卽以七千八百之數爲前矛但就其中汰去老弱以防誤事臨期退去苗兵以防異心卽以其糧餉另招藝精勇熟者補

足成數而輔以一州六縣五寨司鎮溪所各屬鄉兵
爲羽翼兵自稱饒昔之糧米數十萬石取給於闔省
轉輸餉銀數十萬兩取資於各處解助而今之糧餉
惟先催完歷過額餉口糧進兵之日依期給發若夫
鄉兵行糧各屬鄉保無論士宦軍民自願均平出辦
餉自稱足蓋被苗蹂躪地方破傾家業人人恨不食
肉寢皮所以勇往樂輸卽捐驅赴敵捐貲充餉無難
色也若夫大小官員供億之需行師犒賞之費比照
先年開各項援納之例儘可充用亦公私兩便者故

沅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中

蓋

日無調運之艱至於命將行師尤勝昔年處置之易
蓋三省叅將衙門各哨把截督備已經分設周匝無
煩再議且幸大經畧部台駐劄黔藩彈壓衆省仰祈
題請或移會於三省兩台權宜行事就便推選諳曉
彝情知勇過人主將舉興大衆及秋高氣爽之候刻
期並進直搗其巢寧不勢同破竹歟故曰處置之易
所謂較昔尤多便益者此也且彼苗烏合無統孤軍
嘗之則虎突鷓張重兵臨之則冰渙瓦解窮追罄討
其何難乎然猶不無隱慮焉語曰伐大木者必先剪

其荆棘近日之苗大都不滿一萬其出刳千餘每每邀串西陽土兵助黨充數而西陽所轄地方遼遠照管弗周或陷不知所宜急加移會諭以大義俾嚴行約束共圖滅賊度苗之右臂斷而大舉可行矣至於永保二司嘉靖年間曾具甘結擔承永無犯順朝廷是以寢兵今之猖獗愈甚獨不與聞乎移檄通知俾協力共剿毋爲容留後戶尤爲緊關第一著焉此三司者若非駕馭之早恐師老財匱終罔成功也未事之先預取各哨畫圖貼說以審進退次止之方但此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庚

時爲目前湯火計者暫合鄰哨之兵以塞鳳凰洞口等處咽喉俟其兵集安劄邊牆方遣牌曉諭各苗退獻生靈聽候招撫度免剿殺必戶口全活纔相時行事又嘉靖年間被苗擄去男婦率多賣與各土司官輕價收買厥後調征之時土官割取首級湊作功數以邀上賞其慘毒更所靡極乎今須先行禁諭將各土司進兵奪回被擄戶口分別老幼貴賤立爲賞格責令戶口之家出銀充賞分別老幼貴賤定以數目入官聽其支給如土官有能送出人口存活數多者

奏聞陞賞如此則生全之澤造福地方萬無一失矣
且也蕩平之後有三便焉疆土開擴可州可縣卽以
效忠敷勇之輩納價營繕之家任土墾田承丁編戶
輸賦役以報公家其便一也地方泰寧掣哨去兵歲
額軍需糧餉可省三萬六千以還公帑其便二也夷
氛靖掃要荒卽爲腹裏自辰陽取道盧溪直抵銅仁
平溪裁馬驛數站可省夫馬錢糧萬餘以儲國計其
便三也若夫久安長治之計不過仍設崇山衛以戍
守兼制之慎勿以上地循各強司之請爲充賞之貲

沅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中

七

是終以益其爪牙而反以資其跋扈之勢也苦心時
務者敢輕言行師哉恭遇執事受命秉鉞值皇天厭
亂之日聖主憫窮之時倘不徒撫諭是頒而惟征誅
旋舉嚴攻固守掃穴犁庭收百年全勝之功轉萬姓
頓生之運端在旦夕間矣愚生憂懸桑梓患切流離
不揣章句之儒謬叅軍旅之畫伏乞俯收末議獨秉
鈞裁則地方幸甚

代父請罪疏

滿能施

麻邑貢生

奏爲勞罪迹不相蒙君親情無所解孺慕至窮至迫

號天請豁請代事臣父滿朝薦受陛下陶鑄登甲辰
榜進士本年冬授陝西咸寧縣知縣乙巳之冬權使
以誹謗語進旋降旋復丁未之歲權使再以誹謗進
檻下北鎮撫司獄歲且五易焉禮不敢齒君之馬臣
父不能屈節於權使誠有罪矣市虎成於三人慈杼
投於三至自昔固然陛下不卽賜錮鏤而入之幽室
亦諒臣父赤誠聊懲其戇但惠蘇三秦禍延一吏王
道清明似不如此三年撫宇六載沉憂王道蕩蕩似
不如此蕭蕭孤質淹淹九閭王道甄別似不如此父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七

老赴愬不信縉紳清議不信告病陳情司寇一字一
血視若罔聞臣父鐵石也則可臣父而非鐵石也忍
令畢世無見天之日乎臣祖父滿延素祖母鄭氏年
俱越八旬景逼西山舐犢悲深倚門目斷且愁且病
如燭當風臣曩自秦承父之叮嚀歸侍於祖而祖不
得安臣今自里承祖之叮嚀赴問於父而父不可見
羊敬其乳鴉還其哺豈異臣也垣外想親標如嶽更
峻別來追驕愛如溟更深看天靡路頷日無光昔太
倉令以忤法當刑縱縈詣闕請豁彼猶閨賢也臣則

男子矣原縣令以吏誣擬刑吉玠詣闕請代彼年十五也臣亦十五矣彼所遇中主耳臣則躬逢堯舜之君中主尙俯從所請况堯舜之君乎陛下推其事聖母者俾臣得以事父倘疏一縵而縱之使得歸侍於垂白之祖父母前則臣所日夜撫心叩齒而虔禱者也倘蒙聖恩俯允所請庶使臣父有滂膺申錫之忠而臣亦遂緹縈吉玠之請則陛下平明之治超出遂古於萬萬矣爲此不避斧鉞湯鑊以聞

沅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中

庚

國朝

平苗題名石記

貴州副使 王世隆

國家承平以來文恬武熙邊陲宴然無枹鼓金革之警蓋百餘年於茲矣其大者自遼薊宣大三關榆林寧夏甘肅固原凡九邊連亘東西北三面臺隍墩堡碁置星列烽燧相望兵屯將守歲無寧居屹然泰山而四維之也然一時有敗盟南下倣擾疆圉者蓋將領之選或出於他途倖進而又或不皆行伍立功曾經戰陣之士而以膏粱紈綺世胄充且文法吏檢覈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五

市租軍餉吹求將吏疵病至刻深刺骨是以邊將常無久任專闢之託而狼顧脅息不能展布以成功者蓋比比也乃惟湖廣四川雲貴兩廣閩浙山東西陝右海邦諸邊則有土彝獠苗倭寇趁起中土奸人怒獸爲門庭患而鹽徒礦賊與夫山澤亡命風塵呼嘯殺人於貨之盜不與焉然其作止有時守臣經畧隨宜處置因事設官亦各不一要在於先事設備既事善後不使其浸淫滋蔓以至於大壞極敝而圖之乃爲上策所謂主兵伐謀不費牛酒終無大患者英雄

其爭之術先後緩急利害所見大畧然耳故曰奕者
舉碁必有先後可先而後可後而先均失時也緊誰
不然乃惟湖廣鎮筭諸苗穴在楚西南裔與貴州銅
仁四川播凱諸苗及諸土官攘地擊柝相聞根盤株
據藜勢相倚殺人報讎爭地爭城嗾使爲變以徼漁
人鷸蚌之利而又加以當事者或觀望推託便文自
營分謗避責以覲旦夕遷官是故官愈多而事愈不
集師老財費而無成功者非獨苗彝之罪抑人謀之
弗臧爾宣德間總督張公深入其地幾於掃穴故能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七

保數十年無事議者至今韙之正德壬申大中丞南
峯劉公大叅東泉戴公輩又一平之質其酋長殺之
獄戮其餘黨又於銅平鎮筭各設守備領勅行事兼
制土官衙門是以土官用命諸苗懾服亦能支持十
餘年無事亦未爲失策也後來無兼制土官之勅皆
以土官請削故守備權輕土官驕橫益不可制而欲
展布行事難矣議者以三省相持無專職首尾橫決
不便請朝廷乃出大臣總戎馬又於銅仁麻陽各添
叅將領勅行事故麻陽地有叅將而石溪孫公適以

次來代事蓋麻陽諸哨之衝而孫公以文武才屢經薦剡歷陞今官衆望所屬也近總制大中丞淨峯張公數年握重兵居外卒於軍可謂以死勤事矣而巡撫大中丞梅林胡公分守鏡峯陶公兵憲南山高公分巡雙溪曾公與今孫公皆以長才大器訐謨遠識經畧處置動中機宜邊人畏戴渠魁既獲餘黨漸平可謂極一時之盛矣其他如往者大中丞治齋萬公侑溪姜公大廓王公三洲李公守巡若一鄒公兩山許公麓泉王公古岸楊公江村沈公明岸張公秋渠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卒

張公總戎楫菴李公叅將日洲李公南磯石公都閫松坡周公輩皆嘗敷歷兩省有事茲役與有勞効凱旋奏捷當必有記之者茲不敢贅也抑余猶有說焉夫天下之事固貴於善始尤貴於善終兵事之宜固在於除患尤在於安民苗獠之患自古至今凡幾變矣善始令終安民和衆使無再變不有道乎長屯久戍餽餉不絕公私皆匱知勇俱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於顛輿也遠識之士寧不仰屋而竊嘆乎王猷允塞羣材彙征必有長治久安之策非野鄙之人所得

代庖而越俎也予日望之而已今春孫公將伐石疏
列前諸侯叅將爵里名字於上以傳之世世俾勿壞
蓋使後之人覽此益殫乃心無怠於茲役以光先而
振後也以余生長茲地知厥事爲詳走使函書乞余
言余爲追述其顛末若此君子毋以爲杞人之迂譚
則幸矣孫公名賢字若愚號石溪湖廣行都司忠州
守禦千戶所人其於今茲之役多所籌畫厥績偉然
不媿管葛有古名將風云是爲記

祭四節祠文

學政雷稽古

沈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全

古語云姘行必產名門奇節必資博學乃今於向氏
之婦女爲足異矣夫麻陽古所謂要荒服也草萊非
漸教之鄉卒難非暇豫之地矧夫閨幃巾幗之流柔
腸弱質目不知書者乎顧其殫孤貞於一旦萃節義
於一家斯亦難矣方夫賊苗恣逆斷膂剝肢血流有
聲舉邑震靡雖志士雄夫猶或脅息而趑趄乃惟女
氏義不受污神恬氣定奮節捐軀履潭淵若平地視
生死如夢遽賊徒因是氣懾河伯爲之聲悲豈非曠
古所稀睹而爲大丈夫之不易爲者哉昔者謝女瘞

於孫恩韓娥薨於蒙古然林風雪詠瑚璉蘋蘩皆從
學問中來也矧承安石禔圭之祚斯亦不足異矣向
氏之婦女亦何修若此明妃再辱蔡琰三歸其視向
氏也殆薰蕕玉石歟而又多至四人下逮幼女又理
之弗可曉者嗚呼蘭芷香霏沅湘波烟前有三閭今
有四烈萬古綱常一門萃潔孰謂三代以後少完節
哉本院觀風南嶽嘉茲卓義遣官設奠告之江湄用
以慰精魂而勵俗也爾其歆之

募修鎮陽宮序

邑令陳五典太湖選貢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全

縣治北有山名鎮陽岡巒明媚氣宇高凝錦江之屏
障也官斯土者未嘗不培植鼎草來一任荒煙蔓草
矣予登臨輒嘆息爲不忍去時雖異而風景猶存何
今人之不古若也予一登再登旁觀者皆能爲山低
徊不期一年而登高謁香於斯者多矣再年藏修於
斯者多矣又一年而登高命賦飛觴於斯者且多矣
五年來邑之義民好善者於地之荒者開之治之宮
之頽者椽之新之路之崎嶇者咸葺砌而底平焉熙
熙穰穰若曰遊於光華復旦中而不知誰之力也豈

不美哉宮祀王虛寶相剝落無復光明四將咸已頽
敗然宮闕興矣神像宜崇興默爲家嚴君祈壽願新
玉虛道相命諸義民奉四將而次第新之僉色喜但
以民思爲善而獨力難從請約畧數言啓迪十方諸
大姓予可之山水有靈當爲予首可焉

修城隍廟記畧

陳五典

麻陽治之城隍廟舊在文廟之後同天寺前心一蔡
永寧大夫修後自萬歷戊子至今八十餘年矣典令
麻七年每於朔望對越之際觀其頽塌愍然殊殷自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全

聖宮義學鼎成而後而俸入無餘神明寧宇祇託之
慨懷之間蓋吾之視民亦猶神之視民不敢先其所
緩後其所急勸我百姓爲也己酉春有輸數年官地
租者得銀若干兩余竊喜曰余生平不受無名之俸
官租卽有名亦思所以處之余不受也予嘗欲新神
廟而不得今幸爾百姓仗義輸此城隍神自此有寧
宇矣乃囑廩生李本忻督理鳩工聚事時鄉民亦有
樂輸木板不受值者儀門兩曹看廳視舊制改觀起
於仲春竣於春季功成而速徵尊神之陰相念不及

此於是紀歲月使後之謁神廟者亦將有鑒於斯云
是岸菴序

陳五典

嘗聞苦海茫茫回頭是岸斯言也其然乎其不然乎
憶予讀書時不知何者爲苦海何者是彼岸一行作
吏濁浪千尋風濤萬頃正如涉苦海中淼無涯際噫
嘻殆不如山僧梵老千株松下強作雲天水瓶之解
矣然公餘覽勝詢民生疾苦禮佛相莊嚴每生出脫
想邑之遠近聞者亦皆能嚮往焉噫岸在是矣今年
夏有僧持冊索文問其人則曰中年出家者也問其

沅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中

舍

菴則曰崖角菴問其地則曰高村地嗟乎此地不信
世法久矣豈能偏信佛法今欲因舊址增其制俾磴
道有所憑依焉此亦奇矣菴建於岸之北而浮石在
其南至其地登高而望焉亦庶乎中瀾之一柱也崖
角名不雅馴更曰是岸豈無說與鄉士大夫能生接
引何處不是彼岸豈獨在天竺古先生哉時甲辰仲
夏之朔引

募修迴龍閣亭序

陳五典

麻多建置山阿水湄之間所在皆有惟其工匠非良

因陋就簡殊無雅構迴龍閣距縣治九十里許又三十里則界辰溪道也閣鎮通邑風水前有亭火於兵嗣是不復有造之者閣非亭固無以制勝也予甲辰之閏月因公家事劇鄉行勸相寓於是慨然有興廢之感焉時住持僧執簿索募文以爲邑之民憊矣明府能發菩提心度一切衆亭固難以獨力成也請廣之予曰是予之責也夫閣踞元真山山之麓爲楚人黔孔道舟於斯者借宿陸於斯者問津而探奇訪勝者莫不於斯休息而問俗焉亭之宜非獨爲錦江制於十方君子也明矣

修湘山寺序

陳五典

邑治東有湘山焉壁凌千仞俯瞰江流最爲郊關名勝舊有殿宇工麗鼎革來不復葺治予每登臨悵焉邑之廟祀不一士民信神道質直好施喜興作其風土然也所在梵宇修者修建者建何至於湘山寺而莫之省也斯亦異矣有告予者曰湘山之邑爲客山昔年興盛多鍾靈於客民邑之人因廢弛之而莫肯

興者夫人苟作色相觀雖一身猶客也苟不作色相觀雖天下猶家也以山水爲不靈則亦竟不靈矣以山水爲有靈則亦竟有靈矣又何主與客之分乎況湘山爲邑山水之望層岩峻壁水竹漪漪而蔚然名勝實有不可磨滅者哉湘山寺之不可不興亦固其所四年秋民力少暇予慨然思所以創之蓋聞風俗與化推移邑之人旣好施舍皆出於性情因其所嚮而利導之共襄厥成祭祀同福安民樂土之風亦可油然而興矣將見主於斯者受福客於斯者受福予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六

亦客也亦無之不受福後之遊者知瀟湘入景而外又有一湘山也因各其亭曰又一湘云

募修玉皇閣亭序

陳五典

環麻皆山而雄山居山之最雄山何以不傳哉說者曰雄山高極雲表處辰陽邊鄙名人遊士不登臨而採風者又不暇登兵火後遂爲萑苻藪幸天朝底定遐方奉正朔異域祠春秋而雄山之勝槩未彰也由是以不傳又有說者曰山高則高矣惜其無飛泉峭壁修竹茂林又無花亭彩榭可以登眺遊觀山是

以不傳說者又有曰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況以山高而不名豈待其人而後興乎且山距麓數十里中無亭榭通衢可以少憩山之勝不傳而登臨者卒少其以此哉予曰唯唯否否辰陽佳山甲天下二酉藏書照人耳目而雄山高聳青雲呼吸之間可通帝座誠有如太白所云者而俯視一氣烟雲窈窕二酉之傳若彼而雄山之不傳若此山蓋有幸有不幸焉今年夏有事鄉行鄉先生及諸生輩約與遊因得覩所謂雄山者士大夫終不肯乘閒一躋絕頂之勝故莫能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七

知野老山僧雖知而莫能言此山之所以不傳也山有蓮花院最上處有玉皇閣閣前有亭廢而未興則待其人而興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吾因之有感矣麻居南天最下邑祿入無幾飲水茹藥之餘愧不能多所捐輸綴其樓閣生山之色以欣夫遊山者竊嘗躋山之勝因住持之索文樂山之傳有自而喜爲都人士道也若夫山以人傳人以山傳予終不能知矣時康熙甲辰重九前三日也

修吳公橋序

陳五典

邑治東北三十里有橋曰吳公吳公者名福基明麻陽令也舊傳橋創於明嘉靖中吳公爲縣多善政有春到錦江之稱里人因名其橋云然則橋以吳公名者亦猶西湖之堤名蘇公姚墟之里名高陽耳甘棠之愛自在民心於此見昔人忠厚之遺焉余之序斯橋者何以其重修也重修何以有序以其能及時也天下無興而不圯之橋惟歲時成之乃爲政也吳公橋圯於明末今茲蓋又一圯也予過之未嘗不思修葺苦於民利未舒恐土木之勞我子民也如是怒於

心者久矣雖屢進其鄉之士民而勸之猶恐念不到此不敢強人所難如是慊於心者又久矣丙午冬十一月之八日有事郡行過其鄉忽見圯之間經營攻築者不下十數人余怪詢其自知爲髮僧寂慧董其事張符宋之士民襄其力承予言而鼓舞於斯也余因慨然曰今之士民多自爲身家計不則以楮錢邀神福而求作萬人緣留心利濟者蓋尠今諸士民能於艱難物利時強於爲善不假緣於官長不旁借於他姓子來趨事余甚嘉乃勸矣其勗之哉予固願與

經始此橋者樂觀厥成也

修同天寺佛像記

邑令黃志璋晉江人

維康熙十九年春三月王師克復辰龍關予叨奉

簡命來蒞麻邑屬當王師進搗黔滇逋寇兵分兩道一

由沅州以達偏橋鎮遠一由麻陽以達銅仁思南甯

貅雲集糧餉是急於是山東介眉田公以分巡辰靖

副憲督餉駐節麻邑因公靡折毀寓於同天寺中田

公北方人不習南中烟瘴蓋染病入閏月羽檄交馳

案牘填積皆以力疾辦事而隨手應付悉中機宜若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完

有神明相之田公謂住持僧智清曰夜來巨人見夢

是何祥耶智清因為述其開山緣起且告以寺宇傾

頽狀田公有感頓發檀施心智清乃為禱諸伽藍越

兩月而疾瘳王師既進田公旋節乃捐俸若干兩

於殿後營建觀音閣翼以兩廡塑大士像其中蓋康

熙二十年冬十一月告厥成也智清復告予以釋迦

妙相肇自唐代為人間世所稀有發大宏願欲重新

之予歡喜讚嘆但念麻邑當變亂之後杼軸其空而

習俗樸鄙第篤營生未曉緣事私意非智清一手一

足之力所能就也乃智清殫力募化度緣簿不能有
所濟復多方拮据罄其衣鉢之所資以繼之又有前
住持僧智宥者亦能捐貲以佐智清所不逮至康熙
二十三年而迦文及文殊普賢西來初祖諸聖像金
容妙相煥然一新今年春正復延塑工重新四天王
像兼修葺山門而同天顏刹不數年來遂成莊嚴佛
場所謂有志者事竟成其智清之謂歟予按舊碑同
天寺肇造於唐之代德年間重修於宋之熙寧年間
至明永樂時於佛頂中得金書小帙云後唐莊宗回

沅州府志

卷之三

藝文中

半

光二年重修則寺昉於唐而像之爲唐像也無疑矣
夫教法中微世運滄桑天下名山梵宇遭罹兵燹其
故基舊址湮沒於荒煙蔓草之中有莫能追尋其故
處者今此同天寺自唐迄今幾千年矣不特寺宇巍
然尙存而金相亦歷今數千年而無恙不有前者誰
創厥始不有後者誰紹厥成使天下梵刹守僧皆如
智清等其人者亦可以無湮沒於荒煙蔓草之慨矣
則如智清者又安可以少乎哉抑如智清所爲尤有
難焉者凡守僧克保其寺宇不過殫心廣募衆緣耳

田公捐資既未能充其所用而予亦以官卑俸薄不能有所貸捨而智清捐捨衣鉢鳩工庀材竟以一手足之力而成其千百年之功是烏可無記以褒表智清之苦行願力又烏可不勒石垂遠使千百年後之住持茲寺者效智清之所爲也是爲記時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正月也

重修儒學記畧

黃志璋

麻陽有學舊矣自滇南逆賊倡亂戎馬在郊先聖學宮日就傾壞樛星之門翼廟之廡啓聖之祠明倫之

沅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七

堂瓦椽牆壁蕩然無復存者惟先師殿僅存四壁而已予康熙庚申下車之年屬當軍興旁午未暇庀材鳩工越明年辛酉秋八月始捐貲重新之諸所頽毀悉復其舊凡六閱月至壬戌春二月而學宮告成

義勇碑記

麻邑 張天如 會稽 選貢

譚文宣爲麻邑典史皂役萬歷二十五年拒苗被獲脅之降不屈當支解之前令王公時泰立勇士碑與義民潘廷魁並列陳公五典移豎於儒學前惜歲久無存矣余前宰是邦欲補立之而調任去閱十年學

博郭君燦爲余竟其事以廷魁與文宣先後擊苗戰死西陂溪義勇均可不朽仍同勒之石是可見至性所感雖去任至久猶常慕其人而樂傳其事忠孝節義之人豈論其年之久遠人之卑微耶後之觀是碑者得無有感而興乎

修關帝廟記

王長盛

麻邑貢生

康熙庚午之歲乃我邑侯王公蒞麻之三年也治民事神百廢具興縣治郭外有關聖殿宇煥然爲之一新稽其建廟之始肇造於萬歷三十二年甲辰歲經

沅州府志

卷之三

藝文中

全

營創制者前邑侯桂公諱汝登也卜築錦江之東北岸砥柱中流爲通邑關鎖之區包依城立廟規模狹小又慮河水衝突前岸桂侯修築石堤防備萬世其功浩其心苦矣當是時卽欲不囚陋而就簡也得乎在桂侯之意必以俟後之君子踵事增華擴充而光大之乃足慰快也未幾百年何幸得我侯焉曠世同心補前人之所未逮命匠鳩工更擬其舊制一切磚瓦木植捐俸金購採不藉民力以妨農事起工於春之季以秋季竣役董其事者典史劉國彥李萬仲也

修南極橋記

田長盛

縣治東南十里地名南村蓋往來郵傳通衢也中有溪自晃山發源出湖口入江潑洄紆折如武彝九曲沿溪而棲止者烟火相望舊有石墩古橋一座創自明萬歷年間爲鳳陽令君龍公興霖也者後爲馮夷所虐至康熙八年己酉重修越戊寅又廢幸邑侯陳公甫下車往沅道經於此爰集邑之人士張士昌等數人論修之且捐俸以倡命盛作文編募一時紳士義民皆樂助金錢遂於辛未秋起工至癸酉仲春告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三

竣鄉人諗予欲新其名予曰新之仍不離乎舊村名南村橋已名南村橋邑志載之矣今第易一字曰南極橋將使倡捐之宰官募修之義士攸助之仁人與往來百千萬億之衆皆得與橋同壽考矣因爲記

遷復文廟碑記

廣善化
文郭 燦 選貢

文廟落成之一年我府憲長白塘公創修郡志於凡振衰起廢關係祀典者既盡心焉尤加意採輯而文廟爲一邑觀瞻矧此間改復之議歷久始諧諸生謂宜附載一言用垂永久燦欲以不文謝也恐莫由彰

我府憲之德爰拜首而記之曰麻邑文廟自元季由城西南隅遷於城西明初因之卽今改復處也後障冕山前環錦水白巖屹立之外一峯秀發左右翠繞如屏向雖西北律以形家言較萬歷中葉之遷於城南者遠甚故中間二百餘年不特科名絡繹卽忠孝大節如滿太僕父子之始終一操輝煌史冊說者至今歸美於文廟之鍾靈理或然歟洎乎易北而南屢遷屢燬人文漸歇雖以我

朝作人之盛亦從未得一科於是麻之人士咸謂宜復

沅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中

古

城西舊址歷前令歐陳諸公誓不憚拮据以觀厥成卒畏難不果雖遇良有司倡爲補葺之計則羣然以仍舊爲非終日擊其傾圮零落甘心棄去不顧也爍以乙亥六月蒞麻於祇謁後詢諸生湫隘故具悉所以爍惟士苟翹然負異於衆則地氣不囿風水不惑况剝極必復天之道也麻衰甚矣諸生果燃竿更進豈復數嘆遺珠且曩之不遇或者人事未優非盡文廟夫向也退而笑以爲迂且有白首窮經無益之語衆志如此非因其勢而導之則千慮之得勢不能啓

已錮之蔽而強之學又暇斤斤與科目爭有無乎哉
已而燦謁府憲瑋公縷稟其事公固振衰起廢者於
郡館膏火之設奎文閣之建一切培植文教之事一
二年間百廢具舉聞其言而壯之排異論而允其請
日激專董其事其婉轉成就之力不惟麻人百世弗
忘燦益感奮欲効矣猶憶卜吉鳩工而大木未集策
蹇馬歷冰雪督木於溪口亂石中上臨絕壁俯瞰深
潭相顧酸淒一步一跌濱於危者再矣鄉人感之爲
力致其木以赴吉辰今事過險出猶慄慄危懼也雖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奎

至瓦石之細必檢工匠之程必按一絲一粟之出入
必謹不避怨不辭勞閱五月而工已竣其規模有增
於前無缺於後又相其地之東偏創爲明倫堂五間
後建學署三重庥之人士數十年期之意中而不得
者各厭其意以去所冀自時厥後敦品力學求名而
務以實勝或庶幾一遇以開百餘年未有之運載在
志乘激勵來賢則中不負身上不負我府憲多方作
育之美意燦雖在下僚知爲其難而不苟於所事亦
少藉末光云是爲記

新關湘山後路碑記

邑朱敏求 邵武人

縣東達鎮算辰州道緣湘山之左崖峯挺出下臨錦溪上陡旁空寬僅容步行者憂失墜焉若雨淫溪漲岩石傾摧則又恆多覆壓之虞其險仄如此今年夏余署令麻陽擬闢新路於山後乃屬僧會悟實董其役伐木通道甃以石廣為尺者五迤長為丈者二百三十一於山曲為亭以資止息經始於七月景子迄九月景辰而竣合木石之工計八百五十較金錢之費六十四千有奇取財之餘於官者四稟之民惟相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矣

與樂觀厥成而已既夷香坦凡縣之百物羣貨負戴絡繹與輿馬僕隸牧豎農氓爰徂爰止無不望新亭而休焉釋顛躓之危履亨衢而來往來其共樂乎利有攸行歟皆曰願有記因書之於石

長壽橋碑記

邑富勒赫 滿洲人

橋所以通道路之窮不使人病涉故王政亟焉麻邑城東二十里許名大橋江其水發源於西晃山由王公冲自趙水瓮泉以及龍江紆迴曲折歷大小五溪會聚於此地當沅芷黔麻往來之要苟無橋以通之

寧免窳裳濡軌之患歟歷來修斯橋者率樹以木履以板工費稱便顧歲久易毀補葺難繼今里士龍復驥張俊德等觀其敗而思爲久長乃計慨然倡始里之衆姓亦不吝捐貲襄事於乾隆二十五年之秋命匠鳩工易本以石並建亭閣名曰長壽時予甫下車聞而義之越明春而橋成適予因公過此停輿橋上見夫旣堅且固偉然巨觀顧而嘉之謂首士之功不少而衆姓之善亦未可沒也夫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人嚮義麻非腴邑少素封之家今於此橋信乎瘠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七

土之嚮義非虛歟因樂爲述其顛末而記之

新修 文廟祭器記

廣文張九鍵 湘潭人

禮樂之事以實不以文然文以彰實禮運以外又有禮器是凡關祀典皆必備物况先師先哲所憑祭有定制器安得無嘗考古祭器之製其數其名及命名之意盛黍稷用簠簋有虞氏曰敦夏日瑚商曰璉周始曰簠簋簠方而簋圓主配天而象地也實水土百物之品用豆籩從竹製而豆製則夏楛豆殷玉豆周甌豆爾雅以木周禮以瓦考古圖以銅紀注互異

但禮云鼎俎奇而豆邊偶則主於象陰陽也厠平邊豆之間歷代製多同者曰登曰斝曰俎曰篚登似豆而高大用薦太羹也斝用薦和羹也俎之製兩端赤中央深黑明堂位周以房俎鄭注房足下跗也用盛牲也篚亦如邊以竹爲之用頗不一以奠爵以承膳以置玉帛具載禮記今則專以承帛云以上諸器用本不同名亦各異惟尊則用以載酒而製亦有別其曰雲雷尊者紐以螭首腹畫雲雷用貯初獻酒也曰象尊者取形於象穴背受酒上覆以蓋用貯亞獻酒

沅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中

矣

也曰犧尊者犧象牛亦穴其背覆以蓋用貯終獻酒也其次則有大尊山尊著尊大尊卽有虞之泰尊製用瓦貴本而尙質也山尊夏后氏之尊郭璞云形似壺受五斗刻畫爲山雲狀故也著尊則取其著地而無足也附於尊曰勺勺取以酌夏龍勺殷疏勺周蒲勺今刻首爲龍夏製也俗多呼勺曰爵顧爵象雀也爵以晉酒必用承盤故有坫勺則挹酒注爵也其始盥之也必用鬯故有鬯洗詩曰可以濯鬯蓋凡物莫不尙滌蠲卽一鬯可以識餘若鑪鼎鉤釜及饌盤祝

版供案燭檠之屬諸廟祭所同皆不注夫以創製之古取數之多既如此其命名命意之精且虔又如此在各郡縣應無不具而麻獨無卽有亦多不合此余所以不能不增愧也爰擇日默禱於廟與諸生倡義增修計用竹木易朽磁易碎錫爲楚產雖不能上合古製然便易可久或亦非聖人之所吐也遂自捐俸倡之士皆樂輸凡三越月而器完又惟此不可以襲越貯也於就櫃之先特備牲醴具音樂進諸器於大成殿既拜且獻以奠以告引文武諸生及諸僧生一一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堯

指示之且勗曰其尙因數核器因器考製因製思各因名察意而知古聖賢經禮定制質有其文如是庶幾感格兩楹平時諸生莫不肅然動聽改觀余亦稍留意愜然祭器雖備而樂器將於是不議始時乾隆二十九年仲冬朔也

重建忠武廟碑記

張九鍵

自武陵以上新息侯與忠武之廟所在多有伏波動業偉矣而武侯則未嘗至楚所傳臥龍巖諸葛城者後人傳會之譌也蜀志章武二年先主遣侍中馬良

白狼山通武陵是入楚者良而非亮矣茲明府范公
因祈晴詣祠謀擇地而祀之於乎侯之靈固如地中
有水無不在者乎且凡有功於民者皆得列於秩祀
況忠武之靈赫然表著者乎昔武侯因道渴禱於伏
波而得甘泉今明府因霖雨禱於武侯而復晴霽後
先感昭不爽若是祠之重建又何惑焉昔廟在城內
東街亡何燬移祀於武廟既又移祀鎮陽宮今擇地
而奠此安固軒敞者嗚乎侯靈其永妥哉

錦江書院碑記

邑荆道乾蒲坂舉人

沅州府志

卷之三

藝文中

百

麻余舊治也俗儉民樸士曉禮義丁酉嘉平重視茲
土向所樂育之諸生成來請謁因詢問近年興除事
以何爲亟務羣揖而前曰麻邑書院荒蕪不可居夫
子曾病其隘今獲重蒞惟夫子觀厥成焉余起而應
之曰唯唯乃偕諸生履地庀材考工度時梓人引繩
匠人削石前建頭門三間入門二丈餘建儀門三間
儀門內東西建文場各十二間可坐千餘人圍垣高
丈餘嚴密仿直省貢院號棹橈具備焉中建講堂三
間樹屏門蔽內外左右設耳房東西對峙屏後逾穿

棟建後堂三間中製煖閣奉先師位兩旁間爲館
師憇寢所堂左右各三間與前文場毗而牆以限之
左顏曰時習齋右顏曰日省齋兩齋旁砌磚爲門可
入後院依北牆建齋舍七間中三間顏曰奧如齋欲
諸生能入室意左右置甕設竈以爲朝夕餽粥地五
月而工藏予環覽周遭詔諸生而語之曰百工居肆
以成其事書院者諸生之肆也余髫年受書里塾粥
粥不自信後從山左牛真谷夫子遊河東書院與二
三君子講求經義研論文史各以聞見相切磨旣而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直

諸君子登瀛洲者數人顧余僅叨鄉薦日僕僕
簿書未嘗不嗟余之匏落而實嘆書院作人之功今
吾麻邑書院據形勝地晃山矗屏錦江環帶得先達
以爲師興高山之仰起溯洄之思奇地奇人必有兩
相輝映者已是役也邑廩生曾相生員鄭尙仁楊士
璫龍霽霖孫有慶楊國璽監生龔紹宗均殫力襄事
四境好義之人士亦踴躍輸將以底於有成至院名
錦江則仍前賢雅意云時乾隆戊戌六月二十四日

記

增補櫺星門碑記

廣文張霖

學者讀書漸至於道原不徒以文章博科名爲重輕也然文者道之所流露也名者文之所表著也方今聖天子在上化衍菁莪登明選公則文章與科名又宜有所以必合者矣庚子仲冬予來署茲邑鐸月集諸生課時藝多有可觀而科名未盛豈風會有待而通與抑山川靈秀有未協與日者周步宮庭集諸生滕士珠等語之曰廟闕一邑之文運今櫺星門卑小而紅牆逼促如人坐井面壁寧能揚眉吐氣哉必增而廣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直

之乃可羣欣然集事爰於辛丑閏月二十二日鳩工越十二日告成宏敞高峻秀峯拱對方者員者直者尖者盤如龍者翔如鳳者爭相環向吾知山水効靈而風會亦浸浸直上抑予更有望焉韓子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自華柳子曰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歐陽子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諸生誠敦孝弟務仁義沉潛探索於四書五經語傳子史之書深根固本則足於中者發於外含英咀華行且至於道矣其必有合於科名吾又何不可爲操券耶

用是勒之貞珉以爲諸生勵

重修朱懷忠公與存樓敘

麻陽 廣文 阮大綬 益陽 孝廉

明邑令朱懷忠公距今二百餘年矣其附循安集捍禦諸善政邑人猶歌詠之先是公卒時百姓羣私祀公萬曆七年邑令余公夢呂請於朝勅建懷忠祠詔有司春秋致祭祠在縣學前後遷於城南肖像以祀歲久傾圮乾隆二十一年奉主於新學之左屋宇湫隘逼隘道左非所以妥其靈也夫公之功德日在人而尸祝之場至不足妥其靈當亦有心者所惻然

沅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中

三

急圖者也戊申冬余來秉鐸適孫鷗汀明府甫下車釐弊修廢爰謀諸鄉先生共卜善地改遷公祠乃邑人咸言北城有與存樓遺趾焉考與存樓者邑之舊水門樓也公令麻日適蠟爾苗叛兵書旁午因修葺是樓視事其中取城存與存之義題爲額勒石自記當是時公內嚴守禦外戢兵防撫凋瘵之民保孱羸之境竭力盡心敷恩覃惠功德可悉數歟而公遂以勤瘁謝世是公之精靈在麻固無所不到而是樓則尤爲公所式憑者矣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

所芟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古諸侯政
行化洽其憇息之地卽一樹之微猶流連咏歎愛護
彌加况巍然者樓不更著於召之棠乎愛公者必愛
此樓思公者必思此樓在當日公之意城存則邑存
今日祀公之義則樓存而公與俱存矣麻之七大夫
知慷慨好義矧公尤爲邑所歌詠弗衰者是樓之復
無難拭目俟之

祭故廣文嚴公師堇先生墓文

阮大綬

嗚呼錦水江頭黃仙橋側松楸杳如抔土鱗壘豈非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墓

無名氏之塚耶余蒞麻會踏青節偕諸生步出南城
見夫碣斷碑殘榛封榛塞狸鼠穴穿骷髏暴裂往復
低回目慘心惻有爲余言者曰此其中有嚴先生之
墓在焉而不能詳其顛末後閱郡志始知先生曾秉
前鐸卒葬道左兼讀毛公題墓詩掩卷太息不禁涕
洟交并矣越明日復偕諸生披荆棘剔莓蘚求毛公
所謂幸有留題者而卒不可得抑鬱久之遍詢父老
乃識其處嗟我先生澧人也桑榆暮年一官匏繫而
遂客死於茲耶豈無後昆胡弗扶襯而歸耶葬諸孔

豈欲使人嘗目在焉而保護之耶毛公之詩題於
碑石意欲藉此以垂久遠奈何近乃湮廢若此耶倘
更歷歲時則吉羽銷輕塵歇水蕩沙崩崖懸路絕又
誰知此中有嚴先生在耶爰砌石成塚重建豐碑次
毛公原韻以相弔曰錦水江干路阻躋溯游空復客
心悽當年昔藉成荒草此地滄桑竟小蹊刦到盡時
無鶴返春於歸處有鴟啼却緣曠世能相感古道斜
陽訪舊題祭既卽以詩泐諸碑陰先生其式憑之庶
不類夫羗無名氏者矣哀哉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五

聚星橋序

聶名聲

麻邑
孝廉

聚星橋者元名霽橋往來黔蜀所必經向以竹木爲
之歲更月易非久遠計也邇乃父老紳士慨然收修
鳩工積石不數月而橋成且建亭焉里人士咸聚於
亭山穀野藪雜然前陳交酬相賀父老起曰是橋之
成非偶然宜肇錫之以嘉名田子觀國拱而對曰漢
之五星聚於井也宋之五星聚於垣也陳荀過從而
太史奏賢人聚於鄉崔氏孝友而宣帝表其堂曰德
星皆因人以徵瑞也今環橋而居者家敦詩書戶說

禮樂信爲仁里以云聚星洵無愧哉應卽以此名橋
於時父老洗盞更酌囑諸子弟曰汝輩當各砥行立
志期無負此美焉鳳亭老人因援筆書之以貞於石
豁岩洞記

龍之見麻邑
犀生

邑山嶺翠層疊洞壑尤異或爽朗軒廠中外咸通可
恣遊人往復或絕嶂孤崖陡劈戶牖非攀縋不可及
又或罅隙之間僅可匍匐入焚膏燃火莫能極其深
邃使人目眩心駭凜凜乎不可久符是皆足供遊觀
之領取也然求如柳州所記曠如奧如者惟豁岩洞

沅州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真

其庶幾乎洞之南望蘭里諸山迤邐而北峯迴路轉
畧與武夷相似行數里出雄山右峯巒直矗而藤蘿
掩映中門啓三丈許闊如之內崑然高起如堂可容
百數十人四壁陡絕淨潔如拭聞水聲潺淙絃鳴玉
漱皆自石壁間出覺水簾瀑布殊少雅韻深入境窄
石稜瘦削洞後南向有竇天日映射不燭而暉景物
畢露故以豁名也洞外奇石環壘可坐可臥左望雄
山峯嶺滴翠拖藍又目不暇給矣至若朝烟乍起山
斷雲連晚霧濕衣鳥歸樹合卽天台雁蕩亦不過此

余友滿子挺讀書其口上以言見示皆有曠奧之致
知其得山水之助者甚深夫天地靈秘待時而開亦
得人而著月巖固弗朽矣卽邑之蓮花院青雲峯亦
因太僕公讀書而名益彰吾子勉乎哉其母令茲洞
之僅以洞著哉是爲記

沅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中

夏

